

分类编号: \_\_\_\_\_

单位代码: 10065

公 开: 公开

学 号: 2010250002

天津师范大学

# 研究生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数字劳动与数字拜物教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学 生 姓 名: 刘易昆 申请学位级别: 硕士

申请专业名称: 政治经济学

研 究 方 向: 不区分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姓名: 梁建洪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提交论文日期: 2023 年 6 月 1 日

## 摘要

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推动了资本形态和社会生活的数字化转型，使得传统的雇佣劳动逐渐演化为数字劳动。数字劳动——以数字技术与网络通讯为基础，以数字技术进步和资本扩张需求为前提——作为一种新型的劳动形式，呈现出与传统雇佣劳动截然不同的深刻内涵和特征。

传统的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是数字劳动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生产实践的过程，也是数字平台持续积累数字劳工信息数据的过程。数字资本家操纵平台，拥有数字信息的控制权与所有权，数字劳动者日益依附于数字资本，劳动被深度卷入到资本的控制和支配中，受到数字资本的掠夺与剥削。数字资本家通过生产和积累剩余价值，推动着数字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的不断更新和迭代，催化出一种更为抽象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数字拜物教。从本质上来看，数字拜物教仍然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基本规律，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表现。数字拜物教不仅表现为对信息数据、数字产品和数字资本的崇拜，也表现为对现代智能数字技术如互联网、大数据的推崇和膜拜，即“数字崇拜”。

本文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从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入手，揭露了数字拜物教所掩盖的真相，即数字劳动生产资本主义剩余价值。从劳动与资本扭曲的价值分配关系、流通创造价值的假象、剩余价值实现问题以及数字劳动异化四个维度对数字拜物教进行了批判。资本逻辑的内在冲突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本文为消除数字拜物教提供了基本思路：包括回归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基本定义、意识形态批判与斗争、重塑数字劳动的价值主体性以及基本方略。

**关键词：**数字劳动 数字拜物教 劳动异化 剩余价值

# **Research on Digital Labor and Digital Fetishism: Based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 **Abstract**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particularly those of the internet, are fueling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 forms and societal lif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ies. This shift engenders a gradual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employment into digital labor. Digital labor, grounded i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network communication, predicated on the advancemen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demands for capital expansion, represents a new form of labor distinct in profound implic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from traditional employment.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capitalism to digital capitalism encompasses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labor into capitalist production practices and the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of digital laborer information data on digital platforms. Digital capitalists manipulate these platforms, exerting control and ownership over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laborers increasingly become dependent on digital capital. Labor is deeply entwined in capital's control and domination, subjected to digital capital's predation and exploitation. Digital capitalists, through the produc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surplus value, drive the incessant renewal and iteration of digital means and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This catalyzes a more abstract capitalist ideology, Digital Fetishism. In essence, Digital Fetishism, still constrained by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fundamental laws of capitalism, is emblematic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ies. This phenomenon is not only manifest in the reverence for information data, digital products, and digital capital, but also in the adulation of modern intelligent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and big data, what might be referred to as "digital worship".

Using a cri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article exposes the truth hidden behind digital fetishism, namely, that digital labor produces surplus value in capitalist society, starting from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rough a critique of digital fetishism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 distorted value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the illusion of circulation creating value; the realization of surplus value; and the alienation of digital labor.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in the logic of capital determine the inevitable collapse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Fin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basic ideas to eliminate digital fetishism, including returning to

Marx's basic definition of human nature; ideological critique and struggle; reshaping the value subjectivity of digital labor; and basic strategies.

**Keywords:** Digital labour; digital fetishism; labour alienation; surplus value

#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
(一)研究背景 .....	1
(二)研究意义 .....	2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3
(一)国外研究综述 .....	3
(二)国内研究综述 .....	7
三、研究思路.....	11
(一)研究方法 .....	12
(二)分析路线 .....	12
第二章 数字劳动基本概述 .....	15
一、数字劳动的内涵.....	15
(一)非物质性的数字劳动 .....	15
(二)物质性数字劳动 .....	17
二、数字劳动的特征.....	19
(一)数字化的生产资料和虚拟化的劳动过程.....	20
(二)数字劳动的依赖性 .....	21
(三)数字劳动的渗透性 .....	23
第三章 历史演化进程:雇佣劳动到数字劳动 .....	25
一、产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形态:雇佣劳动 .....	25
二、数字时代下衍生出劳动新形态:数字劳动 .....	27
(一)早期发展阶段(1970-1990 年代).....	27
(二)互联网时代(1990-2000).....	28
(三)Web2.0 时代(2000-2010).....	28
(四)移动互联网时代(2010 年至 2022 年 11 月) .....	28
(五)以 Chat GPT 为标志的全面智能化时代(2022 年 11 月至今) ..	29
第四章 数字拜物教和数字劳动剥削 .....	33
一、数字拜物教的内涵.....	33
(一)数字拜物教含义 .....	33
(二)数字拜物教机制 .....	33
二、数字拜物教所掩蔽的秘密:数字劳动生产剩余价值 .....	35
(一)数字劳动的商品化 .....	35
(二)数字劳动生产剩余价值 .....	36
第五章 数字拜物教的批判 .....	39

一、扭曲的价值分配关系.....	39
(一)数字资本:处于数字经济价值分配的顶端.....	39
(二)数字劳动:处于数字经济价值分配的底层.....	41
二、假象:流通创造价值 .....	43
(一)平台经济 .....	43
(二)数据价值 .....	44
(三)虚拟商品和服务 .....	44
三、剩余价值实现问题:生产无限扩张性与消费主义 .....	45
(一)生产的无限扩张性 .....	45
(二)数字消费主义 .....	47
四、数字劳动异化.....	50
(一)数字劳动过程的异化 .....	50
(二)数字劳动产品的异化 .....	51
(三)数字劳动者与社会之间的异化 .....	52
第六章 消解数字拜物教的理论根基和基本思路 .....	55
一、消解数字拜物教的理论根基 .....	55
二、消解数字拜物教的基本思路 .....	56
(一)回归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定义 .....	56
(二)意识形态批判与斗争 .....	57
(三)重塑数字劳动价值主体性 .....	58
(四)消解数字拜物教的基本方略 .....	59
参考文献.....	62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在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的背景下，数字经济规模呈现快速增长之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在其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 年）》指出，2021 年，测算的 47 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 38.1 万亿美元，占 GDP 比重为 45.0%。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占数字经济比重为 85%。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27.6 万亿美元，占 47 个国家总量的 72.5%，具有显著的领先优势。<sup>①</sup>由《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 年）》显示，2022 年我国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规模分别为 41 万亿元和 9.2 万亿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50.2 万亿元人民币，占 GDP 比重为 41.5%。<sup>②</sup>最后，根据 marketsandmarkets 的最新报告显示，预计至 2027 年底，数字化转型行业支出价值将从 2022 年的 5945 亿美元增加到 15489 亿美元。<sup>③</sup>这些数字资料无疑都表明了数字经济正在快速发展，世界各地正经历重大的数字化转型，组织运作方式以及数字化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数字劳动从业者数量逐年增长，数字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数字产品供给不断增加，数字劳动生产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趋势。而数字需求的范围在全世界，而数字供给却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代资本主义越来越呈现出数字化特征，对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劳动的认识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自 21 世纪开端，数字资本就开始逐步取代传统的实业资本，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丹尼尔·席勒（Daniel Schiller）在其著作中就指出，网络空间不仅“塑性了更大的政治经济……概括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范围”。<sup>④</sup>数字资本主义正在以新的方式

---

<sup>①</sup>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EB/OL].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t20221207\\_412453.htm](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t20221207_412453.htm)

<sup>②</sup>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EB/OL].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

<sup>③</sup>Marketsandmarke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rket by Component, Technology(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 Analytics, Mobility & Social Media Management, Cybersecurity, AI),Deployment Mode, Organization Size, Business Function, Vertical and Region-Global Forecast to 2027[EB/OL].

<https://www.marketsandmarkets.com/Market-Reports/digital-transformation-market-43010479.html>

<sup>④</sup>Schiller, Daniel. Digital Capitalism: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M]. Cambridge, MIT Press.2000:16.

重构生产劳动关系，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纳入到数字信息的生产过程之中。这种全新的劳动形式就是“数字劳动”，其主要生产工具为数字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终端，使其超越了传统产业工人所受到的限制，生产出了无物质形态的数字劳动产品。作为一种新兴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通过利用互联网技术突破了传统产业资本主义对于时空的限制性，可以在全球任何时刻、无限制生产，同时也以数字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移动终端为主要生产工具，无疑加深了劳动者的自我异化以及对劳动过程剥削的隐蔽性。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是否改变了资本剥削和异化的机制，数字劳动者是否被进一步剥削和压榨，以及这种剥削和压榨的形式和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新的思考和探究。

## （二）研究意义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批判框架，更加聚焦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而深入理解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把握数字劳动的内涵与特征，揭示资本主义数字经济新形态的本质及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1.理论意义

第一，在深入研究数字劳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及其劳资关系实质的本质，拓展和丰富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

第二，对数字劳动价值生产的解读进行重新审视，不仅涉及数字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坚持和发展，更需要着重思考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问题以及其所带来的资本剥削实质，在深入剖析当代社会经济现象的基础上，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注入新的思想活力和精神内涵。

第三，在深入研究数字劳动的生产和价值创造的基础上，紧密围绕中国“互联网+”发展实际，拓展我国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的研究领域，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和理论素材。

第四，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在探究数字资本主义的资本来源、劳动形式和剩余价值剥削逻辑问题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和批判，丰富我国数字经济下的劳动价值研究成果，激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诠释力和批判力。

### 2.现实意义

第一，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深入分析数字信息时代的劳动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揭示出建立在数字资本控制下的劳动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之上的剥削逻辑以及数字劳动者被剥削的真相，从而激发数字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和



斗争精神。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回归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能够更好地理解数字劳动的生产关系及其剩余价值的实现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数字劳动的劳资矛盾及其根源，提出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数字劳动问题，深入挖掘其中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中，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数字劳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不仅有助于保障数字劳动者的权益，还能够推动数字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对于数字劳动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崛起，数字劳动成为了国内外许多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也导致了西方学者对传统经济模式的质疑和重新审视。

蒂奇亚纳·斯迈兹（Dallas W. Smythe）提出了受众商品论，并指出，“受众商品是一种非耐用的生产者的商品”，被用于“广告商的产品营销”，从而“创造对广告商品的需求”。<sup>①</sup>在数字媒介中，广告商利用广告向受众推销商品，而受众在消费广告的同时，也在为媒介创造价值，即为广告商提供了潜在的消费市场。然而，由于没有获得与所提供价值相符的经济报酬，受众可能会产生抵制，但广告商的已经完成其预期目的。

蒂奇亚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数字劳动”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在互联网上进行的“免费劳动”（free labour），“包括建立网站、修改软件包、阅读和参加邮件列表以及建立虚拟空间”。<sup>②</sup>这种劳动不是以货币为基础，而是通过参与到生产、流通和交换网络文化和知识产权的过程中进行的，在本质上是非货币性的，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数字劳动将网民自身的体验、情感等非物质性因素作为劳动的输入，创造出信息等非物质性产品，并且这种劳动是在互联网平台上面的，不具备物质性的劳动对象。数字劳动中网民的信息被作为商品售卖，而互联网企业

---

<sup>①</sup>Smythe, Dallas W.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J].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1981:230-256.

<sup>②</sup>Terranova, Tiziana.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M]. Pluto Press,2004:74.

则通过售卖这些商品获取利润，这就是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利用。其次，特拉诺瓦还认为数字劳动是一种文化知识的消费形式，通过转化为生产性活动来创造价值。“文化和技术工作是互联网的核心，但也是整个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广泛活动……网络社会的流动形成了持续的价值生产”。<sup>①</sup>随着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劳动生产的非物质性质越来越显著，资本的增殖途径也逐渐由物质资本向非物质资本转移，数字劳动的非物质性质使其具备了资本的增殖潜力。特拉诺瓦将数字媒体行业的劳动者戏称为网络奴隶(netslaves)，他们是被网络平台的发行商和主人所掌控的、进行了一系列劳动的人们。他们为制造网络平台商品和服务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劳动，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被网络公司看作是一种廉价的资源，数字媒体行业中的劳动者在数字化生产过程中失去了对于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和工作时间的自主性和控制，成为数字化技术的“奴隶”，并且只能以高强度、低收益、低价值的方式进行劳动，劳动成果和劳动价值被资本家占有和控制。网络奴隶(netslaves)不只是互联网上的一种“典型劳动形式”，还体现了“一种复杂的劳动关系”，<sup>②</sup>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以短视频平台为例，用户在其数字平台上产生的信息数据与流量数据越多，其产生的价值与平台所获取的利润也越多。显然，数字娱乐平台所创造的信息数据与流量数据就是资本在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中所利用的手段。

米歇尔·奈格里(Michel Negri)和安东尼奥·哈特(Antonio Hardt)指出，“由于服务的生产不会产生物质和持久的利益，我们将参与这种生产的劳动定义为非物质劳动——也就是说，产生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服务、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sup>③</sup>其劳动的特点是无形的且难以量化的，但却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价值被转化为商品价值并被资本家所占有。同时，他们还认为，“生产信息化和非物质劳动的出现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劳动过程的真正同质化”。<sup>④</sup>这无疑降低了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技能水平、鼓励创新和自主性等，维护劳动过程的多样性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成为关注重点。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了信息资本主义的概念，“我们社会的特点是嵌入信息技术力量，是一种全新的技术范式的核心，我称之为信息主义”，<sup>⑤</sup>信息技术

---

<sup>①</sup>Terranova, Tiziana.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M]. Pluto Press,2004:74-75.

<sup>②</sup>Terranova, Tiziana.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M]. Pluto Press,2004:73.

<sup>③</sup>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290.

<sup>④</sup>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292.

<sup>⑤</sup>Castells, Manuel. The network societ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M]. Londres:Edward Elgar,2004:7.

和通讯技术的结合,以及相关的新型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生产的商品不仅仅是物质的产品,还包括了信息和知识。由此,也催生出“玩”成为“玩劳动”的可能性,即通过数字平台进行娱乐活动也可以被资本家利用和剥削。

朱利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便提出了“玩劳动”的概念,这种“免费劳动不属于雇佣劳动、自由职业或志愿工作的范畴,也不属于休闲、娱乐或艺术的范畴。虽然这种无酬劳动或‘玩劳动’与所有这些职业类型都有共同特征,但只能从其自身的角度来理解”。<sup>①</sup>游戏玩家和游戏开发者玩游戏的过程,也是在创造和生产虚拟游戏世界的过程,玩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可以视为一种劳动。库克里奇以电子游戏的改编者(modders)为例,对“玩劳动”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他指出,“虽然游戏行业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本用于新产品营销,版本修改社区(the modding community)本身由于其发展的紧密编织网络,拥有巨大的社会资本”。<sup>②</sup>但是游戏版本修改者们(modders)“作为一个分散的群体,容易受到游戏行业的剥削”。<sup>③</sup>在数字游戏的开发和改编过程中,开发者的劳动则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即使在网络游戏中,创作者并没有太受到资本的羁绊,但他们的劳动价值却仍被资本家所独占,游戏用户则成为数字玩工。

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在其著作中指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普遍的感觉,即资本主义不仅是唯一可行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而且现在甚至不可能想象出一个连贯的替代方案”。<sup>④</sup>它“更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不仅制约着文化的产生,也制约着工作和教育的调节,是一种无形的制约思想和行动的障碍”。<sup>⑤</sup>技术不再仅仅是用来生产资本的工具,而是一种内在于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实践,以生产为目的的技术转型,现在被视为个人和组织变革的一部分,成为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得以传播和合理化的主要手段。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和埃兰·费舍尔(Mark Fisher)共同探讨了数字劳动、虚拟劳动、互联网用户、阶级等主题。他们指出,游戏和工作之间正变得逐渐模糊,“有一条微妙的界线”。<sup>⑥</sup>在概念层面上,“游戏和劳动是彼此对立的:一种定性

---

<sup>①</sup>Kücklich, Julian. Precarious playbour: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J].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5(1),2005:1-5.

<sup>②</sup>Kücklich, Julian. Precarious playbour: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J].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5(1),2005:1-5.

<sup>③</sup>Kücklich, Julian. Precarious playbour: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J].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5(1),2005:1-5.

<sup>④</sup>Fisher, Mark.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M]. Zero Books,2009:2.

<sup>⑤</sup>Fisher, Mark.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M]. Zero Books,2009:16.

<sup>⑥</sup>Fisher, Eran, and Christian Fuchs. Reconsidering Value and Labour in the Digital Age[M]. Palgrave

的非工具和一种定量的工具”。<sup>①</sup>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阐明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及其剥削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分析劳动在数字媒体各个生产阶段所起到的作用，分析了数字劳动的本质和影响，对数字劳动中的算法、数据挖掘、平台经济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福克斯认为，“商业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并不控制和拥有自己的数据；他们与之疏远了。生产受众商品的劳动被剥削，是因为它产生价值和他人拥有的产品，同时构成了异化过程。数字劳动在意识形态上是被强迫的。被胁迫、剥削和疏远，使受众劳动本身就是一个阶级”，<sup>②</sup>数字劳动加剧了以利润为驱动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和剥削，并为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增添了新的维度。“数字劳动力嵌入到全球价值创造链中，其中涉及各种形式的劳动力：奴隶采矿劳动力、高度剥削的硬件组装劳动力、压力大的软件工程、泰勒和家庭服务劳动和无偿的生产劳动。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者看不到这些形式的劳动，因为商品是向消费者提供的东西，并隐藏和匿名了潜在的社会劳动关系”。<sup>③</sup>

福克斯也注意到了数字劳动的自由化特点，他认为，数字劳动的自由化是虚假的，实质上是一种自由但有限制的劳动，数字劳动者的自由与他们的劳动权益相比较而言是不充分的。“在企业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不仅是信息的消费者，也是生产消费者——生产性消费者，他们提供利润、内容、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作为使用价值。他们是有创造力、积极的、网络化的数字工作者。此外，所有这些活动的数据都被制作并出售给目标广告商，他们获得用户的偏好和数据，获取经济利润，向用户提供定制的广告。社交媒体的使用价值因此与用户自身疏远，从而导致对活动、数据、体验、平台和产生的货币收益的控制和疏远。其结果是，他们是被剥削的数字劳动者，创造了剩余价值和货币利益”。<sup>④</sup>福克斯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强调了数字劳动的阶级性质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程度，同时也揭示了数字劳动对劳动者的自由和权益的限制。

总而言之，国外学者在数字劳动研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问题。这些学者更多地从社会文化观念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数字化社会，强调数字劳动的社会文化方面，而忽视了数字劳动本身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对数字劳动进行的批判缺乏科学的分析和理解，尤其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经济基础是整个社会的基础，经济关系

---

Macmillan,2015:67.

<sup>①</sup>Fisher, Eran, and Christian Fuchs. Reconsidering Value and Labour in the Digital Age[M]. Palgrave Macmillan,2015:67.

<sup>②</sup>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Routledge,2014:91.

<sup>③</sup>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Routledge,2014:346.

<sup>④</sup>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Routledge,2014:280.

是社会的基本关系。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出发,才能揭示数字劳动背后的生产关系,理解和分析数字劳动的实质,即它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方式,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从而更好地批判数字劳动中存在的剥削,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反复性和复杂性表现为它们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受到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导致人们的观念受到桎梏与束缚,无法透过社会现象看到其本质。

## （二）国内研究综述

数字劳动作为新兴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在中国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同样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 1.数字劳动的概念和定义

周延云和闫秀荣(2016)指出,在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生活成为了一个工厂,这家工厂无处不在,……其范围已经扩散至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延伸到工人再生产劳动力的活动之中”。<sup>①</sup>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劳动是一种新的劳动形式,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生产资料,而是依赖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新型生产力,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生产力来创造价值。

刘璐璐(2019)指出,“数字劳动就是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当代延伸”。<sup>②</sup>燕连福、谢芳芳(2017)认为,“广义数字劳动是指在数字经济领域中从事的所有劳动,狭义数字劳动则是指在数字经济领域中从事的一类特定劳动,即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娱乐平台上进行的用户劳动”。<sup>③</sup>他们(2017)认为,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得以“强化马克思主义劳动学说的诠释力”。<sup>④</sup>并指出福克斯对数字化时代下的劳动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对劳动关系、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深刻影响。

韩文龙和刘璐(2020)认为,“数字劳动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sup>⑤</sup>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性劳动是直接创造经济价值的劳动,而非生产性劳动是间接创造经济价值的劳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

<sup>①</sup>周延云,闫秀荣.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68.

<sup>②</sup>刘璐璐.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劳动与数据资本化——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为线索[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4):404-411.

<sup>③</sup>谢芳芳,燕连福.数字劳动内涵探析——基于与受众劳动、非物质劳动、物质劳动的关系[J].教学与研究,2017(12):84-92.

<sup>④</sup>谢芳芳,燕连福.福克斯数字劳动概念探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02):113-120.

<sup>⑤</sup>韩文龙,刘璐.数字劳动过程及其四种表现形式[J].财经科学,2020(01):67-79.

在数字化时代都需要掌握并运用各种数字技术，包括计算机编程、自动化控制、数字化设计等等。这一趋势也可以解释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而对生产劳动力的要求发生的调整，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增加利润而对生产资料的配置进行调整的结果，对劳动力的要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刘海霞（2020）指出，数字劳动者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劳动对象，将数字信息技术作为生产资料进行的劳动。<sup>①</sup>在数字化、信息化的驱动下，知识和信息俨然成了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有，数字劳动者利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进行生产和创新，创造出的价值也被资本家所占有。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和信息成为了生产的关键资料，而数字化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运用离不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和指导，黄再胜（2017）指出，数字劳动是数字技术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所形成的结果。<sup>②</sup>

孟飞、程榕（2021）指出，“数字劳动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生产性劳动”。<sup>③</sup>刘皓炎（2019）指出，信息时代大量数字劳工凭借数字信息技术进行生产劳动。<sup>④</sup>数字劳动是一种生产劳动形式，利用数字信息技术进行生产活动，创造出具有一定价值的信息产品，其价值来源于数字劳动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信息产品的价值来源决定于数字劳动，其价值量取决于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信息产品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而言，可以被区分为最终产品和流通工具两种类型”。<sup>⑤</sup>最终产品是指直接提供给最终消费者的产品，而流通工具是指用于生产和交换其他产品的工具，如货币和证券等。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这两种形式的信息产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最终产品是资本家获取利润的源泉，而流通工具则是资本家控制和操纵市场的手段。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资本的积累和增殖是一个基本规律，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推动着平台经济进行全球化扩张”。<sup>⑥</sup>

## 2. 数字劳动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韩文龙、刘璐（2019）指出，“数字劳动过程中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对人的有用性，价值则是凝结着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sup>⑦</sup>其含有的劳动价值是用于生产商

---

<sup>①</sup>刘海霞,数字劳动异化——对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阐释[J].理论月刊,2020(12):14-22.

<sup>②</sup>黄再胜.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阐释[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15(06):5-11.

<sup>③</sup>孟飞,程榕.如何理解数字劳动、数字剥削、数字资本?——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J].教学与研究,2021(01):67-80.

<sup>④</sup>刘皓琰.信息产品与平台经济中的非雇佣剥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03):67-75+160.

<sup>⑤</sup>刘皓琰.信息产品与平台经济中的非雇佣剥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03):67-75+160.

<sup>⑥</sup>韩文龙.平台经济全球化的资本逻辑及其批判与超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06):134-145.

<sup>⑦</sup>韩文龙,刘璐.数字劳动过程及其四种表现形式[J].财经科学,2020(01):67-79.

品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普遍性，即无论这种劳动是由谁完成的，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在商品交换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商品的交换便是在劳动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商品生产虽然具有了不同于传统生产方式的特点，但价值理论依然适用于数字化生产，因为无论是传统生产还是数字化生产，价值都是由劳动所决定的。王姝楠、张开（2020）指出，抽象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和具体劳动对数字生产资料价值转移，这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数字商品的价值体系。同时他们也指出数字商品的极低成本批量复制特性使得单位商品价值量迅速下降。<sup>①</sup>生产力的提高会导致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数字商品的生产成本会不断降低，使得数字商品的单位价值量不断下降。

吴欢、卢黎歌（2018）指出数字商品遵循与传统有形商品同样的价值规律，但又表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活劳动创造出的价值量仍然是数字商品的市场价格基础，另一方面数字商品的市场价格形成还受到数字产权和数字经营垄断的影响。<sup>②</sup>数字产权保护了数字商品的知识产权，使得数字商品的生产者可以对其实行垄断控制，而数字经营垄断则通过掌握数字商品的分发渠道、品牌形象等手段，进一步扩大数字商品的市场份额，控制市场价格。数字产权和数字经营垄断可以通过控制市场价格来实现超额利润，而超额利润来源于数字商品市场价格高于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价值量。

乔晓楠、郗艳萍（2019）认为，“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嵌入将进一步替代人类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平台资本依靠无酬的数字劳动，可以从产业资本转移剩余价值”。<sup>③</sup>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平台资本通过掌控数据和算法等核心技术，通过对用户进行监视和操纵，使得用户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为平台创造了价值，转化为平台资本的利润。其来源是对用户数字劳动的榨取，是一种剩余价值的转移。

孟飞、程榕（2021）指出，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来源由有薪员工和无偿数字劳动者的共同劳动创造的，前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产出，后者则通过数据生成为资本家实现价值增殖。<sup>④</sup>魏旭（2021）指出，“数字资本的辉煌成就应该理解为创新的剩余价值占有或分配模式，而不是新的剩余价值创造方法”。<sup>⑤</sup>赵泽林、张建宇（2020）指出，当代

---

<sup>①</sup>王姝楠,张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中的数字商品二因素[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0,41(03):1-8.

<sup>②</sup>吴欢,卢黎歌.数字劳动、数字商品价值及其价格形成机制——大数据社会条件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解释[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03):310-316.

<sup>③</sup>乔晓楠,郗艳萍.数字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塑——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19(05):5-15+113.

<sup>④</sup>孟飞,程榕.如何理解数字劳动、数字剥削、数字资本?——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J].教学与研究,2021(01):67-80.

<sup>⑤</sup>魏旭.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价值生产、度量与分配——对“价值规律失效论”的批判[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2):50-61,151-152.

资本主义通过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信息技术的掌控，不仅可以更好地管理和控制劳动过程，而且还可以通过在线收集用户行为数据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sup>①</sup>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在于资本家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而工人的存在则是为了满足资本家的利益需求，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来实现商品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从工人身上剥削而来的部分价值，是资本的生命线。在数字化、网络化的背景下，数字资本具有更高的自动化程度，可以更加精细地追踪、监管和控制劳动过程，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生产成本，实现更高效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攫取。平台资本通过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平台，不断地从数字劳动中获取利润，而数字劳动的创造者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和保障，无酬劳动以及资本对数字产权的垄断，将会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和社会差距。

### 3.数字劳动剥削和异化

孙蚌珠、石先梅（2021）在文章中指出，“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改变了资本与劳动力结合的形式……劳资结合形式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数字资本索取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属性”。<sup>②</sup>成龙、王楠（2022）在其文章中指出，数字异化是劳动异化的表现形式，“渗透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各个维度，突出表现为‘数据崇拜’、‘无形剥削’、‘虚拟交往’、‘赤裸生活’的普遍现实，成为‘人受抽象统治’的当代形态”。<sup>③</sup>

蓝江在（2017）提出了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数字化治理已经成为当代生命政治的核心，数字化平台“是支配着生命政治治理和政治经济学关系的奥秘所在……人与物以及任何存在物都必须经过数字化才能在数字资本主义之下存在和可见”。<sup>④</sup>同时，他还探讨了数字化与物化之间的关系，指出数字拜物教与数据拜物教是当代异化问题的核心，人们不再是“生产者”或“消费者”，而是数据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数字资本主义通过不断收集、加工和利用数据，对人类进行无处不在的控制和操纵。“数字劳动没有报酬，数以亿计的匿名数据生成者生产的数据产品已经成为数字时代资本家所独有资产”，<sup>⑤</sup>用户的数据成为了数字时代资本家所占有的对象，而用户本身则成为了数据生产的工人，其产生的数据则成为了资本家所占有的工具和资源，数字资本家已经成为了整个数字经济的主导力量。蓝江（2018）还指出，数字资本主义是一种以数字技术为本质特征

---

<sup>①</sup>赵泽林,张建宇.数据与资本:资本主义的新动向及其批判性分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05):103-111.

<sup>②</sup>孙蚌珠,石先梅.数字经济劳资结合形式与劳资关系[J].上海经济研究,2021(05):25-35.

<sup>③</sup>成龙,王楠.数字异化:表象、根源及其破解途径[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22,22(06):1-11.

<sup>④</sup>蓝江.数字异化与一般数据: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序曲[J].山东社会科学,2017(08):5-13.

<sup>⑤</sup>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哲学研究,2018(03):26-33+128.



的新型资本主义形态，数字技术作为数字资本的生产手段和扩张基础，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生产载体，而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化商品则是数字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sup>①</sup>蓝江（2018）便认为，数字技术带来了“新异化的诞生”。<sup>②</sup>聂阳（2022）认为，“资本权力借助数字技术更隐蔽地渗入社会关系和生命过程各个环节”。<sup>③</sup>因此，数字化时代下的生存状况需要重新被认识和思考，需要人们采取有意识的行动来应对数字资本主义对生命和社会的威胁。

刘皓炎（2019）指出，在网络平台经济中，资本家通过对信息产品的掌控和运营，使得普通用户成为了他们的免费劳动力，这种新形态的剥削已经跨越了传统的雇佣劳动范畴，“网络平台也应该成为数字劳工反抗资本剥削的重要工具”。<sup>④</sup>

陈龙（2020）指出“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sup>⑤</sup>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平台可以对于骑手的工作时间、路线、速度等信息进行实时的监控和控制，从而削弱骑手的反抗意愿和自主性。数字化管理系统也使得骑手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从而减少了他们对于工作条件和规则的主动争取和改善的能力。数字化管理系统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算法优化，对于骑手的工作效率和表现进行评估和调整，从而进一步削弱他们的自主性和权利。这种数字化控制也会逐渐蚕食着骑手发挥自主性的空间，使他们越来越难以在工作中发挥创造力和主动性。

总的来说，国内学界在研究数字劳动异化时，普遍采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和异化理论，将数字化对于劳动力的影响与传统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异化相比较，数字劳动异化是指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导致劳动者在数字化生产过程中失去控制和自主性，使得劳动者被迫以高强度、低收益、低价值的方式进行劳动，进而导致劳动者的意识、能动性和人格的破碎和异化。而“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拓展了剥削范围、提高了剥削强度、增强了剥削隐蔽性”。<sup>⑥</sup>

### 三、研究思路

---

<sup>①</sup>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哲学研究,2018(03):26-33+128.

<sup>②</sup>蓝江.从物化到数字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理论[J].社会科学,2018(11):105-114.

<sup>③</sup>聂阳.马克思资本批判视域下的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扬弃[J].理论探索,2022(01):47-53.

<sup>④</sup>[44] 刘皓琰.信息产品与平台经济中的非雇佣剥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03):67-75+160.

<sup>⑤</sup>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J].社会学研究,2020,35(06):113-135.

<sup>⑥</sup>刘伟杰,周绍东.非雇佣数字劳动与“数字化个体”——数字经济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及启示[J].西部论坛,2021,31(05):34-45.

## （一）研究方法

第一，从实际问题出发，回到理论文本文献，贯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方法，探讨数字资本时代下的数字劳动问题。

第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深入剖析马克思的思想本质，并力求回归初始语境，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视角探讨数字化时代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问题、探讨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劳动问题的深层次根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入挖掘和理论拓展，为数字时代下劳动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 （二）分析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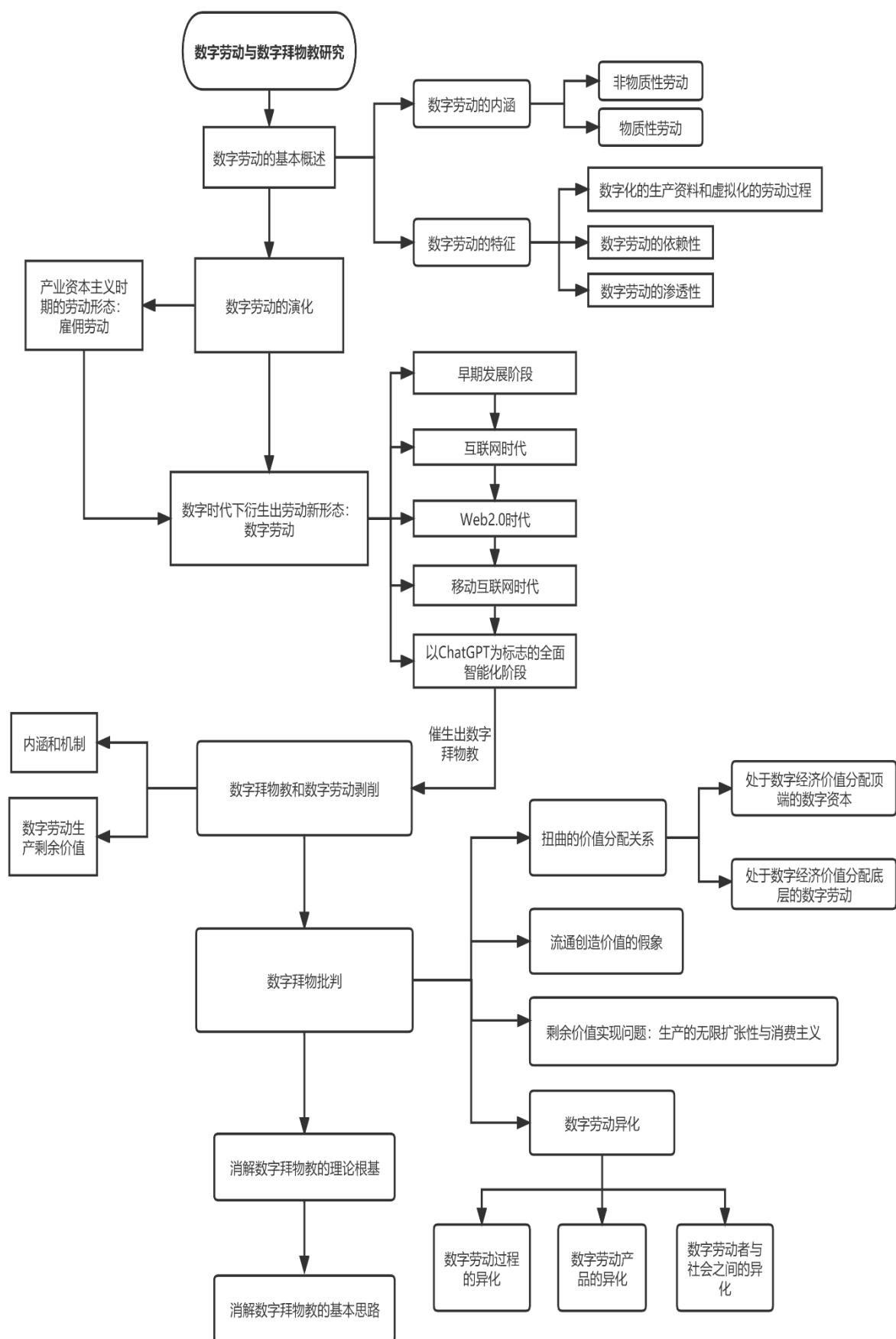


表 1-1 分析路线



## 第二章 数字劳动基本概述

“人正是通过劳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创造了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sup>①</sup>在劳动实践中完成了对世界和自我的改造。因此，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正是劳动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成为历史的创造者。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劳动的形式和性质也在不断变化。在数字化时代下，传统的物质劳动逐渐被数字劳动替代，人成为了知识、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型劳动形式，自然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然而，由于每个人对于数字劳动的理解和构建不尽相同，尽管其研究之多，但对于数字劳动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但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数字劳动理论：非物质性的数字劳动和物质性的数字劳动。

### 一、数字劳动的内涵

#### （一）非物质性的数字劳动

在这个由信息技术和网络构成的全球化社会中，人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通过信息技术和网络联系在一起。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不断涌现出新的形式和领域，而非物质劳动正是一种不断创新、不断扩张的劳动形式。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是由意大利学者莫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在其论文中提出的，定义为“产生商品的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sup>②</sup>拉扎拉托在文中探讨了在信息经济条件下非物质劳动的本质和特征。“它不仅产生商品，还产生资本关系”。<sup>③</sup>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是资本关系，即资本家通过占有对知识、信息、技术等非物质资产的生产资料，控制劳动，实现对生产过程的支配和价值剥削。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一书中沿用了非物质劳动的概念：“伴随着工厂模式普遍化而来的是劳动过程的本性和特征方面的变化，更准确地说，我们社会中的劳动正在转向非物质劳动，即智能化的情感性劳动，以及技术-科学的劳动、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人的劳动”，<sup>④</sup>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了扩展。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是一种共同

---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778.

<sup>②</sup>Lazzarato, Maurizio. Immaterial labor[J].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1996:133-47.

<sup>③</sup>Lazzarato, Maurizio. Immaterial labor[J].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1996:133-47.

<sup>④</sup>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M].Univ Of Minnesota Press,1994:10.

的、集体的劳动形式，不同于传统的工业劳动。它的生产和创造是基于集体的共同知识和文化背景的，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的交流和互动来实现。

哈特和奈格里指出，非物质劳动区别于传统工业生产劳动之处在于，“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sup>①</sup>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知识、情感和语言成为主要的生产力，而不是像传统的物质生产过程那样依赖于机器、原材料和能源，实现社会各个领域中生生产命的能力和实践的社会化。非物质劳动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价值，还对社会权力结构产生了深度影响，“最好将新的霸权形式理解为‘生物政治劳动’，即不仅创造物质商品，而且创造关系并最终创造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sup>②</sup>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的实际工作以下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指的是主要是智力或语言上的劳动，如解决问题、符号和分析任务，以及语言表达；而第二种形式则是所谓的“有效劳动”，即指产生或操纵影响的劳动，如一种安逸感、幸福感、满足感、兴奋感或激情的感觉。<sup>③</sup>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中，人们被迫成为自我生产的主体，需要不断地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并通过不断的劳动和消费来满足这种需求。它包括了身体和情感方面的劳动，以及在信息和知识领域中的劳动。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本身就是自己的产品，具有社会性和共同性。<sup>④</sup>他们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它不再是基于私人财产和市场交换，而是基于人类生产活动的共同性和协作。换句话说，哈特与奈格里认为“共同性”构建了全部的社会关系和全部的社会形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商品，非物质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可以直接扩大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领域，如沟通、情感关系和知识。

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和开放性生产的崛起，使得大众能够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信息和知识的共享、协作和创新，从而打破了传统产业的束缚，使得非物质劳动成为了一种更为重要的生产方式。人们能够自愿合作并从中获得非物质回报，包括社交资本、信任和社区认同感。人们不仅仅是出于资本或者市场激励而参与，而是因为获得心理上的回报，包括获得声誉、承认和个人成长，以及对于产生有用的、令人愉悦的、社会有益的成果

---

<sup>①</sup>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86.

<sup>②</sup>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109.

<sup>③</sup>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108.

<sup>④</sup>Hardt,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 The Penguin Press,2004:114.

所带来的满足感。通过将越来越多的人纳入生产过程，也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释放，从而为这些人提供了切实的机会，以更多元的方式创造和分享。尼克·戴尔·威斯福德（Nick Dyer Witheford）和格里格·德·皮特（Greig De Peuter）在其著作中从非物质劳动的角度介绍电子游戏的历史，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是“关于主体性和事物的产生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紧密交织的方式”。<sup>①</sup>他们指出，“制作和玩数字游戏包括将技术、交流和情感上的创造力以产生新的、虚拟化的主观性形式结合起来”。<sup>②</sup>数字游戏不仅通过技术的创新和经济交换来创造价值，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情感表达的方式，可以满足人们对虚拟世界和主体性的渴望。资本主义已经从生产有形商品的经济向生产信息、文化和娱乐产品的经济转变，非物质劳动已经成为生产力和价值的重要来源。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通过市场进行交换，才能实现其价值的蜕变，资本主义依赖于商品形式的流通。因此，资本必须找到方法将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方面商品化，包括休闲、文化和知识。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范围，将越来越多的方面纳入商品经济范畴，进行“商品扩张”。毫无疑问，数字生产所需的非物质劳动对工人的主体性必然提出要求，从而不断模糊“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sup>③</sup>、生产和消费、私人和公共之间的界限。

马克思认为，“判断一种劳动是生产的还是不生产的，不能根据消费以后究竟留下什么，而应当根据交换或者根据这种劳动所引起的生产。如果一种劳动生产了一种价值，它就是生产性的。如果它不生产价值，它就是非生产性的”。<sup>④</sup>如果一种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它就会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sup>⑤</sup>资本不是由个人所有，而是由整个社会支持和运转的一种力量或者权力，“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sup>⑥</sup>

## （二）物质性数字劳动

不同于以上把数字劳动归为非物质劳动，1961年乔治·斯蒂格勒提出了信息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的概念，“信息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知识就是力量”。

---

<sup>①</sup>Dyer Witheford, Nick, and Greig De Peuter.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M]. U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4.

<sup>②</sup>Dyer Witheford, Nick, and Greig De Peuter.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M]. U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5.

<sup>③</sup>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Routledge, 2014: 268.

<sup>④</sup>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3卷[M], 人民出版社, 2004: 248.

<sup>⑤</sup>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人民出版社, 2009: 46.

<sup>⑥</sup>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 人民出版社, 1995: 527.

①它不仅是一种商品，一种生产要素，也是一种需求要素，就像任何其他商品、要素或需求要素一样。它有自己的市场，有自己的生产和分配成本，有自己对最终用户的价值，有自己的私人和社会利益和成本。斯蒂格勒认为信息是商品并且具有交换成本，从而将信息视为一种物质资产。特伦特·施罗伊尔（Trent Schroyer）认为，传统的工业社会已经向着知识、信息和服务方向转变，成为一个后工业社会。②知识经济将成为主导经济形态，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将成为主要的产业形态。随着技术和知识的进步，社会将更加注重创新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教育将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和社会资源。在数字时代，数字化的信息经济活动是物质劳动的一种表现形式。福克斯认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主要是指被迫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力以维持生计，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为其无偿生产剩余价值的产业工人，而数字劳动归根结底是一种物质劳动。福克斯把社交媒体用户的无偿劳动也划归到数字劳动的具体形式。③换言之，符合数字资本积累需要的各种劳动形式，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可被看作数字劳动。马克思指出，“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④福克斯对数字劳动的理解与马克思劳动的生产性的含义相一致，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既创造了价值亦受资本剥削。

福克斯在《数字劳动与马克思》一书中定义了数字劳动，并将其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数字劳动，广义的数字劳动包括了运用数字信息技术和知识来进行生产和创新的过程，是这一种新兴的社会生产力；而狭义的数字劳动是在数字化场景下进行的生产劳动，强调的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劳动之间的联系。福克斯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所有的劳动全部为资本力量所吸附与掌控，资本控制并拥有他们的人格、劳动力（雇佣工人）、生产和生活资料（外包合同劳动）、劳动产品（无报酬和报酬不足的劳动）。⑤这表示数字劳动剥削的实质存在性。

“劳动是否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性劳动，取决于它是否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劳动；第二，这种劳动必须为资本家而进行，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在生产关系中发生的”。⑥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劳动才能被归为资本主义生产性劳动的范畴之内。数字劳动虽然不直接转化为商品的形式，但数字劳动者参与了生产过

---

①Stigler, George J.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9.3,1961:213-225.

②Schroyer, Trent.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J]. Telos 1974(19),1974:162-176.

③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Routledge[M],2014:156-157.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2009:582.

⑤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Routledge,2014:277.

⑥谭艳玲. 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D].吉林大学学位论文(博士),2021.



程，创造了价值。数字劳动者在劳动中不仅提供了自身的劳动力，同时还提供了生产资料——数据，这些数据是价值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劳动者与其他工人一同参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特征——价值增殖。数字劳动者参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是数字劳动被数字资本无偿占有和控制的过程，也是数字劳动逐渐受制于数字资本的逻辑的过程。

在数字化时代，许多人在网上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且以一种自我愉悦的形式进行，包括写作、设计、编程、市场营销等。这些数字劳动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报酬的，却被各种平台所占有和利用。数字劳动的特征之一是看似愉快的自我表达和创造性，然而，对于资本家而言，数字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却是可以被无偿占有的。由于科技的进步，数字劳动的范围扩大，使得更多劳动者参与其中，同时数字劳动的异化特征也更加难以察觉的形式存在。福克斯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用户通过发布、评论、点赞等行为，不仅仅是在进行社交活动，更是在为社交媒体平台创造价值。这些行为产生的价值被社交媒体公司占有和控制，而用户得到的回报低于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这就是劳动剥削的表现。这种劳动剥削的本质与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时代的劳动剥削是一样的，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实质上是被异化的数字化工作，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与他们本人的劳动力和创造力被分割和异化，成为了资本家占有和控制的资本。

哈特与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还停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构筑地基，没有从资本主义所构建的大厦中走出来而集中在个人层面，强调了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忽略了数字劳动背后的社会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没有真正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畴，从而无法真正解决数字劳动剥削和异化的问题。与此相比，福克斯对消解数字劳动受剥削和异化问题上，指出要构建去中心化的公有的互联网，这“将是一种真正的社交媒体，它不像企业互联网，由社会生产但却被私人拥有，而是由大众共同生产和控制”。<sup>①</sup>数字劳动者能够自由地创建和分享数字内容，而不必受到私有化平台的限制和控制，这是“解决数字劳动受剥削和异化的关键，但这只能通过新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来实现”。<sup>②</sup>但是结果，却没有彻底否定私有制，依旧跳不出资本逻辑的泥淖。

## 二、数字劳动的特征

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催生了数字资本这一新形态，在数字化时代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

---

<sup>①</sup>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Routledge,2014:346.

<sup>②</sup>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Routledge,2014:346.

发展潜力，不仅可以在物质层面创造价值，还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创造价值。数字资本的出现，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模式，使得资本主义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转型。信息化社会中，数字资本的演进破除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高速流动性，由此扩展了市场覆盖面，提高了市场效率，进一步突出了社会工厂化的结构特征，标准化和自动化的生产过程在这一背景下得到了充分展现。正是这些变化，赋予了数字劳动区别于传统劳动的新特征。

### （一）数字化的生产资料和虚拟化的劳动过程

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工具从最初的物化生产工具，朝向虚拟化数据、编码程序过渡，社会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在数字经济时代，呈现出数字化的生产资料和虚拟化的劳动过程的特征。数字化的生产资料主要包括计算机、网络、智能机器人以及传感器等；而虚拟化的劳动过程则是指利用网络技术进行远程协作、在线交流、远程办公等，使得劳动过程更加依赖于信息技术和网络。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数字化的生产资料和虚拟化的劳动过程是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而进行的一种技术和组织变革，是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再生产和发展。资本家则利用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利润。机器和科学的发展结果就是资本和剩余价值积累的结果，而“资本的积累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聚，本身就是提高生产力的一个物质手段”。<sup>①</sup>可以说，所谓的“数字化的生产资料”只是“机器和科学”的当代形式和演化，从未脱离马克思的研究范畴，只是进行了延伸与扩展而已。

一方面，值得肯定的是，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现有产业的变革，还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经济形态和就业机会，涌现了一批以数据、信息和知识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即电子商务、移动应用程序开发、网络安全等。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平台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一种重要的商业模式，带动了大量的物流、客服、销售等岗位需求，给予了失业人群重新就业的机会。从形式上看，数字化的生产资料的发展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加灵活和自由的工作方式。传统的劳动方式需要劳动者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进行工作，而数字化的生产资料的发展，使得很多工作可以在家中完成，诸如远程办公、网上销售等。推动劳动者自由地规划时间，减少了劳动者在交通、住宿等方面的开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虽然数字化的生产资料的发展为劳动者创造了更多元的就业方式，但这通常是低薪的且不稳定的，并且

---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243.

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多有劳动者所负担。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追求是利润，而不是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必然导致数字化技术被用于压低工人工资、削减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数字化的生产资料使得生产流程更加自动化和高效化，数字资本家通过控制数字化技术，使得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使用更加灵活和高效，更容易拓展市场和寻找资源，从而更有效地操纵和控制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价格降低到最低水平。值得补充的是，数字化的生产资料和虚拟化的劳动过程无疑会使得劳动者的工作变得更加单调和机械化，劳动者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会遭受剥夺。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单调化必然会进一步剥夺他们的主动性和自主性。

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使用更加灵活，却并没有改变资本控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本质，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得资本家可以更加有效地控制和管理生产过程，同时也使得他们可以更加容易地将生产过程外包或转移至低成本的国家 and 地区，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集中化。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为核心，资本家享有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工人的权力，从而掌握了生产的主导权。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按其本质来说，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sup>①</sup>一切剩余价值，不论何种劳动形式，以何种方式结晶而成，其“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物化”。<sup>②</sup>数字化的生产资料加速了资本的全球化和集中化趋势，使得资本家更容易将生产和资本移动到全球各地，进一步加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集中和垄断。高速流动性和及时共享性是数字化的生产资料的典型特征，这就让数字资本家能够更容易掌握信息和控制生产流程，更好地控制和管理资本，进一步加强了资本的支配地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更加集中和垄断，对劳动者的压迫和剥削更加深入。

## （二）数字劳动的依赖性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现代经济和社会不断发生变化，那些基于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工作都属于数字劳动，包括但不限于网络安全专家、软件工程师、数据分析师、数字营销人员等。数字劳动的工作需要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支持，没有这些技术，他们的工作将无法进行。数字劳动的依赖性反映了数字化时代中经济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也反映了数字化时代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趋势。

第一，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使得现代经济和社会的组织和运行离不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支持。这也就意味着，数字劳动对

---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584.

<sup>②</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584.

于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运行至关重要。首先，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基础，没有它们，现代经济和社会将变得毫无意义。例如在数字化时代的金融行业中，金融科技通过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来提供金融服务，需要大量的数字劳动力来进行技术开发、运维和数据分析等工作，使得传统金融业态面临了巨大的变革。其次，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劳动的依赖性也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趋势，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基本面貌与运行机制。新兴数字岗位其市场需求也在稳步增长，加速劳动力市场的角色重构，诸如数据科学家、用户体验设计师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报告显示，COVID-19 扩大了数字平台和相关技术创新的使用，如云计算、大数据和算法，创新了工作方式，加速了企业采用数字技术的步伐，增加了对数字技能工作者的需求。<sup>①</sup>最后，数字劳动的依赖性还表现在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对于劳动力的要求上。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力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掌握编程语言、了解网络安全、具备数据分析能力等。数字化要求劳动力成为掌握丰富技能与知识的“泛型人才”，拥有灵活的思维和创新意识，不断学习和更新自己的技能和知识，以适应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第二，数字劳动与数字化平台之间呈现高度依赖的共向性关系。一方面是对用户数字化平台的高度依赖。数字化经济的特性决定了数字化平台在提供服务和产品时，具有高度的个性化和定制化能力，能够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从而形成了用户对数字化平台的高度依赖性。例如，用户在购物、社交、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可以在各种专业化平台上得到满足，并且平台也会针对用户的需求进行不断的创新和升级。其次，平台作为垄断市场的代表，通过信息和技术的优势，将用户、商家和广告主聚合在一起，通过掌握用户数据信息等手段来获取经济利益，形成了平台的垄断效应，导致用户对平台的依赖性增强。

另一方面是数字化平台对用户的高度依赖。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数字化平台是信息技术革新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工具，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和效益。而这种生产工具的运行和发展，离不开大量的用户参与。用户的行为数据——点击、浏览、购买等——为数字化平台提供信息资源，成为平台优化算法、改进服务、扩大市场的核心基础。可以说，数字化平台对用户的依赖性在生产力层面表现为对用户数据的高度依赖。其次，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数字化平台构建了一种新型的资本-劳动关系。用户不仅是

---

<sup>①</sup>ILO.The Role of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in Transforming the World of Work[EB/OL].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eso/2021/WCMS\\_771672/lang--en/index.htm](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eso/2021/WCMS_771672/lang--en/index.htm)

消费者，还是生产数据与信息资源的劳动者。通过使用数字化平台，用户消费其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同时，用户的使用行为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被平台收集并通过复杂的算法进行分析，用于数据交易、产品优化、提升服务质量、精准营销、预测市场趋势等：促进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成功跳跃——被平台资本化，转化为平台利润。因此，在生产关系层面上看，数字化平台对用户的依赖性表现为用户作为消费者和劳动者双重身份的高度依赖。

### （三）数字劳动的渗透性

第一，数字技术在劳动力市场中广泛应用和影响是其渗透性的基本表现。远程工作、自由职业和平台经济等新的职业和工作形态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雇佣关系和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形式。远程工作是数字技术发展的结果，使得工作地点和时间不再受限制，劳动者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沟通 and 协作，提高工作的灵活性和效率。对于数字劳动者而言，可以克服地理上的限制，获得更多元的工作形式和自主调整限度，但也需要更高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能力。自由职业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另一个结果，使得人们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平台提供自己的服务和技能。自由职业对于个人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灵活性，但也需要更高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推销能力。值得补充的是，平台经济借助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的中介壁垒，降低了交易成本与信息不对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与透明度，激发了市场活力。

第二，数字资本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在各个领域的渗透越来越强势，不断发掘新的商业模式和机会，实现新的盈利模式和收益来源。数字资本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了对海量用户数据的收集与深度分析，实时监测用户需求，设计出高度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商业逻辑和盈利模式，必然获得用户的高度粘性。数字化平台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聚拢数字劳动者进行价值生产创造，为平台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效益。通过社交平台的互动，用户可以对自己的形象进行了塑造和再创造，当平台掌握的数据越全面，平台参与和融入用户的主体形象的塑造过程逐渐加深，不断渗透至他们的情感世界和生活，从而侵蚀用户的个体私人领域，剥夺用户的隐私和自由。

第三，数字劳动的渗透性还体现在对于用户价值观的重塑，数字资本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实现了对用户的行为和想法的深入了解，从而可以针对性地进行对用户价值观的重塑。例如，通过向用户推送特定类型的广告、内容和信息，数字资本可以影响用户的兴趣、信仰和态度等。数字资本还可以通过算法推荐和社交媒体平台

等工具，将用户困在自己的信息范围内，形成信息孤岛，进而影响用户对事物的看法和认知。这种对用户的价值观的重塑，也间接地反映了数字资本的权力和控制，反映了数字资本对用户的剥削和控制。

第四，资本家会利用各种手段来创造或者利用消费者的习惯，使他们认为必须要购买更新、更时髦或者技术更先进的产品，从而达到推动消费的目的，使得消费主义盛行。在消费资本主义下，我们都被鼓励将自己视为消费者而不是公民或工人。我们的身份与我们购买的品牌和我们渴望的生活方式有关。广告在塑造这些愿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了一种追求新奇的文化，推动着无休止的消费。“消费主义的实质是资本逻辑刻意制造出来的服务于资本逻辑的附属性意识。消费主义的自然性表现在它把高消费说成是人类的永恒本性，从而使高消费获得了合法性”。<sup>①</sup>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主张个人的欲望和需要，认为通过消费得到的物质和享受可以带来个人的成功和幸福感，而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也成为了表达个人身份和地位的一种方式。它通过各种手段推动人们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们把消费与自我认同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通过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才能达到个人的成功和幸福。

---

<sup>①</sup>鲍金.揭开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面纱[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1):108-113.

### 第三章 历史演化进程：雇佣劳动到数字劳动

在数字技术深刻改变劳动关系和结构的过程中，数字劳动应运而生。从一般意义上讲，数字劳动作为劳动的新的形态，同样具备劳动的一般特征，是雇佣劳动的变异与延伸，而横亘在研究之中的必然问题是：何为劳动？劳动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要对此问题做出合理的回答，必然要追溯数字劳动演变，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考察劳动形态的演化历程，唯此才能充分理解带有“数字”前缀的劳动——数字劳动。

“劳动形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形式各异，每一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中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形式”。<sup>①</sup>人类自从诞生以来，便从事着各种形式的劳动活动。可以说，劳动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还是人类自我认知和自我发展的过程。在劳动中，人类不断地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自我、成就自我。黑格尔认为，“工作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本质……它把他的自我意识转化为他以外的客观现实。在工作中，他通过赋予他所工作的事物以特殊的形式将自己对象化，并在其中表达他的精神”。<sup>②</sup>而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sup>③</sup>劳动是人类生存和进步的根本途径，是人类创造和改造世界的基础，而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劳动观基础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劳动是不仅是人类自身的创造者，也是塑造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重要因素，突出了劳动对人类起源和现实生成的决定性作用观点。

#### 一、产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形态：雇佣劳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sup>④</sup>雇佣劳动就是一个具有鲜明历史发展过程的社会经济范畴。在古代奴隶制中，劳动力是以奴隶的形式存在的。奴隶主占有奴隶的劳动力，通过对奴隶进行强制劳动和惩罚，实现了

---

<sup>①</sup>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8-29.

<sup>②</sup>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Jenaer Realphilosophie II.”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3:Frühe Schriften II[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70:54.

<sup>③</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202.

<sup>④</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12.

对奴隶的剥削。奴隶作为劳动力的财产，被奴隶主视为私有财产，其社会地位非常低下。这种社会形态是一种极端的剥削关系，奴隶被剥夺了自由和人格，生活在一种非人类的状态中。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劳动力并不是商品，因此不存在雇佣劳动。在中世纪封建制中，农民被封建地主剥削。封建地主通过掌握土地和农民的劳动力，实现了对农民的剥削。农民在生产过程中不仅需要贡献出大量的劳动力，还需要向地主支付丰收的一部分作为租金。由于农民缺乏土地和生产资料，无法独立生产，因此成为了地主剥削的对象。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资本家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掠夺殖民地和奴隶贸易等手段来获取大量的财富和资本，以便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过程。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先决条件，它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欧洲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乡村，土地是主要的财富来源。然而，资本主义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才能进行工业生产，这就需要从农村中抽取劳动力和资本。资本的原始积累一种非正义的、暴力的和血腥的过程；资本家通过法律手段或暴力手段，将农民的土地私有化或剥夺；通过奴隶贸易，将非洲的黑人奴隶贩卖到美洲殖民地进行商品生产；通过殖民地扩张和掠夺，获取了大量的资源和财富。“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sup>①</sup>资本会“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sup>②</sup>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而无产阶级则只能卖出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计，无法掌握生产的决策权和利润。在雇佣劳动关系下，资本家占有无产阶级的劳动力，从而使自己得到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一方面，资本家掌握着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工作条件和工作方式。资本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对劳动力进行剥削和压榨，使得劳动者必须以较低的工资为代价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家将劳动力看作是商品，从而忽视劳动者的人性和尊严，忽视劳动者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远远超过他们获得的工资，而资本家则通过控制生产过程，获取剩余价值的部分甚至是全部。这种剥削关系使得资本家在不断地积累财富和权力的同时，劳动者却被迫接受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的不公和剥削。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和市场变化的情况下，资本家会将压力和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削减

---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801.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人民出版社,2014:32.



工资、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工作强度、裁员——使得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更大的威胁。

只有通过从根本上，改革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并消除任何形式的剥削，让劳动者自主掌握社会生产力和生产过程，才容许劳动工人“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sup>①</sup>才能实现自由劳动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建立一种基于劳动者自由、平等和合作的生产关系。

## 二、数字时代下衍生出劳动新形态：数字劳动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催生了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的转变。而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种阶段，是在资本逐渐占据信息领域的背景下形成的，逐步实现从物质生产向信息生产转变的趋势。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在数字资本主义框架下应运而生。“无论是作为数字经济基础部分的信息产业本身，还是作为数字经济融合部分的信息通信技术对其他产业的融合渗透，数字劳动都呈现出其前所未有的发展潜力和发展趋势，”<sup>②</sup>数字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历史性变化，反映了资本追逐自我增殖的新形式。数字资本的出现，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加追求利润最大化，剩余价值的获取更为高效。数字资本的形成，主要是由以下因素推动的：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数字化生产方式逐渐成为可能；消费者的需求和行为的变化，使得数字化服务和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催促数字资本的出现，从而满足了市场需求的变化，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数字劳动的出现加速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推动了数字资本的形成，本文按照历史的逻辑对数字劳动的演化进行分析。

### （一）早期发展阶段（1970-1990 年代）

这一阶段标志着互联网和个人电脑的出现，为数字经济奠定了基础。互联网最初是由美国军方和研究机构在 1970 年代开发的，主要作为研究人员之间通信和数据共享的工具。阿帕网是第一个可操作的分组交换网络和互联网的原型，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管理局于 1969 年开发。随后在 1970 年代开发了传输控制协议（TCP）和互联网协议（IP），它们标准化了通过互联网传输数据的方式。它后来在 1990 年代向公众开放，这是商业互联网的发端。

---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578.

<sup>②</sup>刘荣军.数字经济的经济哲学之维[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4(4):97-100.

## （二）互联网时代（1990-2000）

商业互联网的出现和互联网行业的兴起标志着这个阶段。在此期间，为了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机会，创建了大量的互联网企业，特别强调开发电子商务和在线广告等新颖的商业模式。万维网于 1989 年出现，为互联网提供了用户友好的图形界面，并迅速成为访问互联网的主要方法。这导致互联网公司的投资和创业精神大幅增加，特别是在美国。在此期间出现了广泛的公司，包括亚马逊和 eBay 等电子商务零售商，谷歌等搜索引擎以及在线报纸和流媒体服务等新形式的媒体。

## （三）Web2.0 时代（2000-2010）

Web2.0 时代也称为社交互联网时代，出现了许多新型网站和应用程序，如社交网络、博客、维基百科、视频分享网站等。用户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信息，可以通过创造和分享内容来丰富整个信息生态系统，从而推动了社会化媒体，使得互联网成为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和民主的交流平台，加速了互联网与实体世界的融合，为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诸如 Facebook、谷歌、YouTube 等数字平台的崛起。

商业模式也在这个时代发展，随着“免费增值”模式的出现，免费提供基本服务，并收取优质服务。此外，互联网上的个性化和社交化趋势正在上升，导致赋予消费者权力以及用户生成的内容和社区的扩散。随着 Web2.0 时代的出现以及社交媒体和在线社区的兴起，数字劳动开始呈现出更具协作性和互动性的形式。Amazon、Mechanical、Turk 等平台的兴起，以及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导致了微任务和微劳动力的增长。Web2.0 时代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实现了用户、企业与社会深度互联互通，重塑了信息传播方式、知识生产方式与商业模式，进而影响经济形态与社会交往形式的变革。

## （四）移动互联网时代（2010 年至 2022 年 11 月）

移动设备（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广泛采用，以及 4G 和 5G 等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使人们能够随时随地连接到网络，享受无处不在的数字世界。移动互联网时代带来了移动支付的普及，ApplePay、谷歌钱包和支付宝等服务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他们的移动设备进行金融交易。此外，这个时代也标志着物联网（IoT）和可穿戴技术的出现，因为互联网被用于连接各种日常设备，如手表、汽车和家庭。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是移动设备的广泛采用和移动设备上互联网的使用越来越多。这导致了互联网使用模式的变化以及移动应用程序和应用经济的兴起。

移动互联网时代打破了传统经济体系中稳定的制度安排与规范，人们有更多机会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多样的交易对象和活动形式，显著提高了人们的经济自由度。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时代还释放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包括劳动力和知识资本的流动性，加速了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与生产方式的变革，为资本积累和资本集聚拓展出更广阔发展土壤与空间。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和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进一步扩大了数字劳动的范围。数字劳动的发展体现在零工经济和自由职业者的兴起上，其中工作通常通过数字平台安排，数字劳工不再受制于单个雇主，从而引致了远程工作、在线辅导和电子商务等新形式的数字劳动的兴起，尤其是在 2020 年受到新冠疫情的重大影响的情况下，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趋势的增长。

### （五）以 ChatGPT 为标志的全面智能化时代（2022 年 11 月至今）

ChatGPT 是由 OpenAI 研发的聊天机器人程序，应用极为广泛，包括聊天机器人、客服自动化、智能语音助手、搜索引擎等领域，甚至被用于文本生成、自然语言理解和机器翻译等领域的研究和开发。一系列的生成式 AI 智能应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诸如 Claude、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 等。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以 ChatGPT 为标志的全面智能化技术依然是人类劳动技术，是人类劳动技术的延伸和拓展。“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同以生产工具为主的被用生产的劳动资料相结合，就构成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所表示的是人们在生产中对自然界的关系，”<sup>①</sup>包括各种劳动工具、技术手段和知识体系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使得人类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从而实现更高效、更有质量和更可持续的生产和创新。

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 ChatGPT 为标志的全面智能化技术实质上是活劳动性质的物化劳动形式出现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sup>②</sup>资本家，作为其“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sup>③</sup>为了追求最大化利润，劳动者只是达成其目的的工具与手段。因此，在资本家眼中，劳动力只是一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而不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格。在资本逻辑要求资本家不断地寻求新的生产技术，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而这种全面智能化技术，正是资本家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新发展、新技术。

无疑，全面智能化技术加速了人类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更加自动化、数字化、

---

<sup>①</sup>什么是生产力?[J].中共山西省党校学报,1980(Z1):93-95.

<sup>②</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995.

<sup>③</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12.

智能化。但是，它也会加速劳动者的分化。随着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掌握这些技术的劳动者将会获得更高的薪资和更好的福利待遇，而没有这些技术的劳动者则将会被淘汰，甚至失业。这种劳动者的分化，将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形成一部分“新贵”和一大批贫困者之间的巨大鸿沟，同时也会导致劳动者之间的阶层固化。其次，它也会进一步锁死底层劳动者的上升通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通过掌控生产资料以实现利润，而劳动者则只能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生存之必需品。因此，资本家的身份是少数人所独享的，而大部分人则被迫沦为无产阶级。而具有活劳动性质的物化劳动出现人工智能技术，将会进一步减少劳动者的需求，加大了底层劳动者转变为高技能劳动力以改善收入的难度，更多的人失去了升职的机会，成为难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底层劳动者。

新技术革命和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归根到底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剥削机制将通过新技术得到延伸和加强。“建立在远程技术上的社会只是资本主义霸权的数字形式的表达”。<sup>①</sup>数字劳动的本质是人类劳动的深度异化，使得数字劳动成为了资本家获取利润的新方式。由此，资本能更广泛地吸纳劳动力，更深入地控制劳动过程，从而实现更大规模的剥削。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工作，数字劳动者在任何网络环境下都可以完成各种工作。这种灵活性给数字劳动者带来了便利，但同时也加强了资本家对数字劳动者的控制。数字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都可以被资本家随时调整，他们需要在资本家的要求下进行工作，从而增加了数字劳动的剥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不是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而是为了追求利润而存在。而这种追求利润的逻辑，恰恰与人类的本质相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类劳动被迫成为了一种抽象的、可替代的“生产要素”，劳动者也成为了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在工作中只能按照资本家的要求完成工作，而无法真正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由此，具有活劳动性质的物化劳动技术，实质上是将人类劳动深度异化的一种表现。它将劳动者的技能和经验转化为机器的程序和算法，将劳动者的知识和智慧变成了被商业化的产品，使得人类劳动的价值被抽象化、被剥夺，被转化为资本家的利润。因此，具有活劳动性质的物化劳动，实质上是将人类劳动异化成为了资本家所掌控的工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类劳动的深度异化的体现。随着产业资本向数字资本的转变，以及从雇佣劳动向数字劳动的演进，无论资本采用何种技术和数字化手段进行自我包装，

---

<sup>①</sup>IRving Goh. The Reject Community, Politics, and Religion after the Subject[M],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5:33.

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不断增长的内在特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积累和数字资本逻辑运行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在攫取剩余价值的途径和手段上发生了变化。

全面智能化技术作为攫取剩余价值的新途径和新手段，是建立在计算机和数字技术的基础上的。这样的观念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观念：计算机和数字技术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的，社会中的一切问题都寄托于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力量，可以代替人类劳动的所有方面。这就催生出了数字拜物教，一种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数字拜物教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和社会现象，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时也对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本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



## 第四章 数字拜物教和数字劳动剥削

### 一、数字拜物教的内涵

#### （一）数字拜物教含义

“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sup>①</sup>在数字化时代，人们对于科技和数字产品的过度崇拜和信仰，将它们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甚至超越了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视其为一种虔诚的信仰，这就是数字拜物教，“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sup>②</sup>数字拜物教的形成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数字成为新的统治人的力量。

在数字拜物教的体系中，数字的神圣地位并非源自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特质，而是来自于数字所代表的社会权力的象征意义。人们对数字的崇拜实际上是对数字所背后代表的社会权力的崇拜。因此，在数字拜物教中，数字的地位仅次于社会权力，成为一种极其神圣的存在。数字拜物教并非自我主观的崇拜，而是一种超越人类自身的神秘力量，暗含着社会权力的颠倒，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性映现。数字背后所隐藏的强大力量，已超越了人们的掌控和理解，成为一种看不见的、神秘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整个社会对数字的虔诚礼拜，实际上是数字资本对人类社会的控制和支配。

#### （二）数字拜物教机制

数字拜物教是指在数字化时代，人们对于科技和数字产品的过度崇拜和信仰，过度强调数字技术本身，而忽略了技术背后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关系。这种信仰是通过一系列机制来强化和加深的。数字拜物教的机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社会认同机制

社会认同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共同认同某种观念、价值或信仰，从而形成一种社会心理机制，促进人们对这种观念、价值或信仰的接受和追随。在数字拜物教中，社会认同机制促使人们把数字技术视为一种神圣的力量，并将其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和主导力量，相信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成为数字拜物教信仰的基础。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89.

<sup>②</sup>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M].中信出版社,2017:331.

第一，社会认同促进数字拜物教信仰的传播。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倾向于接受符合社会认同的观念和信仰。数字拜物教信仰者之间通过创造一个超越物理限制的虚拟空间，交流分享数字技术的应用和体验，形成一种共同认同，进而在社交网络上形成互相关注、互相转发、互相评论的群体。这种社会认同和网络影响的机制，不断强化数字拜物教信仰者对数字技术的崇拜和信仰，并促进数字拜物教信仰的传播。第二，社会认同强化数字拜物教信仰的稳定性。一旦一个社会认同形成，人们倾向于坚持自己的信仰，并抵制异己观念的干扰。在数字拜物教中，数字技术的崇拜和信仰已经深入人心，即使遭遇技术故障或失败，数字拜物教信仰者仍然坚定地相信数字技术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第三，社会认同加强数字拜物教信仰的价值观念。在数字拜物教中，数字技术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力量，其发展和应用被认为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主要推动力量。数字拜物教信仰者强调数字技术的创新、高效、便捷等优势，认为数字技术能够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 **2.商业利益机制**

商业利益机制是数字拜物教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即数字科技企业通过不断推陈出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数字拜物教信仰者的需求，从而获得商业利益。这种商业利益机制让数字科技企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和推广新技术，从而推动数字拜物教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一方面，数字科技企业通过不断推陈出新的产品和服务，刺激了数字拜物教信仰者的消费热情。通过不断推出各种新型的智能设备、互联网服务和应用程序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加入数字拜物教的行列。现如今，数字科技产品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这些产品的不断更新迭代，吸引了数字拜物教信仰者不断升级、换代，带来了数字科技企业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数字科技企业通过这种商业利益机制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从而能够不断创新和研发新产品和服务，让数字科技企业能够更加聚焦消费者需求，不断改进和升级产品和服务，提高用户体验，满足数字拜物教信仰者的不断追求。例如，苹果公司推出的 iPhone 系列产品，不仅拥有更加先进的功能和技术，而且在外观设计和用户体验上也不断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商业利益机制也让数字科技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和资源用于研发和推广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将进一步推动数字拜物教的发展。

## **3.技术创新机制**

技术创新机制是指在数字拜物教信仰者的推动下，数字科技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和人力，不断推出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数字拜物教信仰者的需求。一方面，



技术创新机制促使数字科技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和人力，不断推出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使得数字科技企业在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并能够持续地满足数字拜物教信仰者不断增长的需求。例如，智能手机行业的技术创新不断推出新功能和新技术，如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使得消费者可以更方便、更安全地使用手机。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机制也促进了数字拜物教的发展。数字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推动了数字拜物教的不断发展，使得数字拜物教信仰者能够更好地使用数字科技产品和服务。正如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得数字拜物教信仰者能够更好地体验虚拟世界，感受更加真实的沉浸式体验。

## 二、数字拜物教所掩蔽的秘密：数字劳动生产剩余价值

### （一）数字劳动的商品化

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代表形式，“是一种二重的东西”，<sup>①</sup>它的本质是社会劳动的物化形式，既包含着使用价值，又包含着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属性，它是商品的自然形式；价值是商品在交换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等价物，它是商品的社会形式。而商品的二重性根源于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统一体。而数字劳动的商品化是指将数字化的劳动成果或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并以此获得经济利益的过程。

在数字化时代，人们生产出的数据和信息可以被视为一种商品，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交换和交易，从而产生经济价值。这种市场化与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是相符的，即通过市场交换和投资获得利润，推动资本主义的积累。互联网平台所创造的价值是建立在人们数字劳动的基础上的，而这种劳动隐含在互联网平台的算法和数据架构之中，被深度追踪和剥削，通过数据和算法的运用实现资本积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资本家实际关心的产品，不是可以摸得着的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的价值超过在产品上消费的资本的价值余额”。<sup>②</sup>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使用价值，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其真正目的在于交换价值的实现，最终实现剩余价值的获取。数字资本家通过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来实现利润，数字劳动则成为数字资本家获取利润的手段。

数字平台通过无偿收集用户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转化为商业价值。用户在使用数字平台时产生的各种数字行为都会被数字平台收集并加以利用，从而形成了数字劳动的商品化过程。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需要大量的用户参与和社交互动，鼓励用户分享、转发、

---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54.

<sup>②</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49.

点赞、评论等行为，从而增加用户的互动频率和使用时长，进一步扩大数字劳动的商品化范围。用户在数字平台上产生的各种数字行为也会被塑造成一种社交习惯和文化，从而增加了用户的黏性和忠诚度。数字平台会将用户产生的各种数字行为视为一种数字劳动，因此加速数字劳动的商品化进程。

数字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只有在被转化为一定的交换价值之后才能得以实现。数字资本家通过将数字劳动商品化，将数字劳动转化为商品价值，从而实现其的价值增殖。数字平台通过将用户的数字劳动转化为交换价值，从而实现商业利润的增长。例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产生的各种数字行为，如点赞、评论、分享等，都可以被数字平台转化为交换价值，形成商业利润。

## （二）数字劳动生产剩余价值

数字劳动生产数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数字劳动是实现价值增值的主要手段之一，数字资本家通过对数字劳动进行组织、管理和控制，以及对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进行收割和占有来实现利润的增长。

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中创造的价值必须通过交换实现。“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sup>①</sup>数字劳动生产的服务、产品或体验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但只有当这些价值通过交换变成一种可以流通和实现利润的货币价值时，才能得到实现。数字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转化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中剩余价值产生的基础。其次，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是数字资本家获取利润的主要途径之一。“剩余价值是同时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的”，<sup>②</sup>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是数字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其实际获得的报酬之间的差额。资本家通过对数字劳动进行组织、管理和控制，以及对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进行收割和占有来实现利润的增长。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剩余价值产生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最后，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剩余价值产生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和标准化的过程。数字化生产方式的高度组织化和标准化使得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产生过程非常规范化和有效化，数字资本家可以通过对数字劳动的高度管理和控制，以及对数字劳动的更精细化和全面化的控制和管理，从而最大化地获取剩余价值。

拜物教观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中产生出

---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54.

<sup>②</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18:44.

来的,“这种观念把经济的形式规定性……看成是这些形式规定性或范畴的物质承担者本身所固有的属性”。<sup>①</sup>数字拜物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脱胎于数字资本主义,是一种对“数字”以及相关的数字技术的盲目崇拜和信仰,认为数字技术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数字拜物教必然导致人们对数字技术的生产和使用方式缺乏必要的批判和思考,从而掩盖了数字劳动生产数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真实过程。

第一,数字拜物教使得人们对数字技术的生产和使用方式缺乏批判。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是一种先进、高效、便捷的生产工具,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和利润。然而,数字技术的生产和使用方式实际上是由数字资本家控制和决定的,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对数字劳动的剥削和掠夺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而不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福利待遇。数字拜物教使得人们无法看到数字技术生产和使用中的潜在问题和矛盾,无法对数字技术的生产和使用方式进行批判和反思。

第二,数字拜物教使得人们无法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不公平和剥削。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由数字资本家控制和决定的生产关系,其中数字劳动者通过对信息和数据的加工和处理来创造价值,而数字资本家则通过对数字劳动的剥削和掠夺来获取利润。数字劳动生产数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过程是一种不公平和剥削的过程,数字资本家通过掌控生产手段和管理机制来占有和支配数字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然而,数字拜物教使得人们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不公平和剥削缺乏认识和意识,从而无法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批判和改变。它把数字技术看作一种神秘的力量,认为它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把数字技术当做一种超越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力量,从而抹去了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

---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2009:528-529.



## 第五章 数字拜物教的批判

### 一、扭曲的价值分配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工人则提供劳动力，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资本与劳动的价值分配关系。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即资本家雇佣工人提供劳动力，以生产商品获得利润。在生产过程中，工人创造了商品的价值，而资本家通过掌握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从中获得了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亦是“物化的剩余劳动”。<sup>①</sup>在量上看，即工人创造的价值除去支付工资后，剩下的部分。因此，资本与劳动的价值分配关系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关系。然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价值分配关系并非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工人则追求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剩余价值不断的积累过程，不仅是资本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地过程，也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的过程。

平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使得数字拜物教机制进一步掩盖了价值分配不平等的现实。数字资本掌握着数字数据和数字算法的权力，通过控制数字平台，对平台上的服务、商品、信息等进行统一管理，从而实现了对数字劳动的掌控和分配。数字资本利用数字平台的优势和垄断地位，把数字技术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最大程度地占据数字资本主义中的价值分配。这使得数字资本处于数字经济价值分配的顶端，而数字劳动则处于数字经济价值分配的底层。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在信息和数据领域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本家可以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很难从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和回报。

#### （一）数字资本：处于数字经济价值分配的顶端

随着数字平台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着数字资本的强势挤压，难以与之竞争，使得那些攫取剩余价值分配参与者通过数字平台参与经济活动成为当代数字资本家。而数字资本家通过控制平台和数据，实现了对市场和用户的掌控，从而成为了价值分配关系中的主导性收益者。

第一，数字资本主导的价值分配关系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通过雇佣劳动实现剩余价值的制度体

---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244.

系。数字资本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的流动性，但并没有改变这个基本体系。资本家仍然掌握着生产资料，并通过数字资本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数字资本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对劳动者的剥削实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资本家的利润追求和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为基础，数字资本主导的价值分配关系也是符合这一逻辑的延续和深化。数字资本不仅仅是资金，它还涵盖了各种数字资产——知识产权、数据、技术。在数字经济中，数字资本是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它在价值分配关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数字资本主导的价值分配关系使得资本家能够更加有效地控制生产过程，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数字资本主导的价值分配关系也使得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得以更加无限化。数字资本的特殊性质使得它可以通过不断进行数字化处理来追求更高的剩余价值。因此，数字资本主导的价值分配关系为资本家的剩余价值追求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第二，数字资本的发展加速了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动，从而加强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统治地位。数字资本的崛起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密不可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革命性技术进步，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加速了资本积累，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全球化进程与趋势使得资本、技术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通，又为数字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数字技术使得资本更易于聚集，加速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数字资本的全球流动使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更易获取和控制全球资源。资本有不断扩张的内在需求，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资本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和盈利空间，数字资本的发展正是资本扩张需求的体现，催生了以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形式出现的、新的生产关系，使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加自由从而加强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统治。

第三，数字资本的发展也加剧了资本的中心化趋势，更加集中了资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核心驱动力，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会通过竞争和生产过程不断积累、扩大，从而导致资本的中心化。而数字资本的发展加速了这一过程。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使得生产效率大幅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进而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同时，数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使得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能够更容易地获取和控制全球资源，从而加剧了资本的中心化趋势。托马斯·皮凯蒂的《资本与不平等》一书中，详细讨论了数字资本的发展如何导致资本的集中。他指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回报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使得资本的拥有者不断扩大财富。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助推了这一现象，加剧了资本的中心化趋势，大型科技公司利用数据、算法和网络效应，形成了垄断地位，进一步集中了资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一

些少数的大公司拥有了更多的权力和控制，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的流动和转移，从而更好地控制市场和资源。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资本的流动速度和范围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也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更加灵活地适应不同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文化背景，从而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和收益。

第四，数字资本的全球化统治使得数字信息技术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压榨和剥削，造成了数字殖民主义、数据垄断、数字贫困等不平等的分配关系。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发达国家的科技巨头占据主导地位，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获取并控制大量数据资源。而这种现象被称为数字殖民主义。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发端，“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域名根服务器，管理着全世界网站的地址目录，这相当于控制了数字空间中的封疆大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在数据资源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统治关系。

“数字殖民政策遵循着两条逻辑：在经济上以推动资本积累为目的，在政治上则追求以意识形态入侵实现强权政治”。<sup>①</sup>由于数字资本的全球化统治，大型科技公司往往通过收购、合并或其他手段获取竞争优势，形成数据垄断。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在数字领域的本土企业很难与国际巨头抗衡，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份额有限。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地区，人们往往无法获得必要的数字设备和网络连接，无法充分参与和享受数字化所带来的便利和发展机遇。这使得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数字资本的全球化统治导致了数字贫困现象。

## （二）数字劳动：处于数字经济价值分配的底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投入的劳动时间超过维持生存和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超出部分构成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掠夺。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大量数字劳工通过各种数字平台提供数据、信息、内容等无形资源，创造大量剩余价值，但收入却仅够维持基本生存。

第一，数字平台依靠网络效应和算法优势构建壁垒，处于显著的市场支配地位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大量数字劳工的劳动力，但产出的数字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远高于此。其中的差价便构成了剩余价值，被平台占有。数字平台拥有庞大用户群和海量数据，在信息服务与电子商务领域处于控制性地位，借此获得远高于数字劳工薪资的超额利润。由于数字劳工缺乏劳动力的自主控制权。马克思认为，资本家通过控制劳动过程和生产资料，从而剥夺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权力。在数字经济中，数字平台控制着包括数据、算法、云服务在内的基础设施和资源，使得数字劳动者被迫使用数字平台资源来生产数字产

---

<sup>①</sup>刘皓琰.新帝国主义的数字殖民——从网络族群与注意力时间谈起[J].国外理论动态,2020(03):46-54.

品，但无法决定和控制数字劳动过程，也无法获得数字劳动成果的实质性权力。例如，在数字视频平台创建并上传视频内容，但数字平台能够控制和管理视频版权，可以随时下架视频内容或终止频道。视频创作者实际上被剥夺了自己创造内容的自治权和收益权，无法获得公平报酬。

第二，数字劳工存在着“假自由”现象。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的工人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sup>①</sup>资本主义将劳动力变为商品，劳动者形式上是“自由”的，但实质上却处于资本的支配之下。在数字经济中，大量数字劳工呈现自由职业形式，但也必须依赖数字平台获得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形式上不受雇佣关系约束，但事实上他们的劳动过程和收益都受到相关平台的控制。一旦离开平台，他们的劳动力就失去了产出和交易的渠道，难以实现自我价值。可以说，数字劳工存在一种“假自由”，形式自主但实质依附，这也使其处在资本之下，处于从属和被剥削的位置。除此之外，数字平台通过算法追踪劳工的各种行为数据和消费偏好，形成其“数据人生”，并不断推送个性化内容以操控其行为，必然形成一种“算法控制”，使其难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与选择权。而数字劳动者在满足算法的“数据食物链”中不断失去自我和自主权，从而无法自主地控制劳动过程以及得到公平报酬。

第四，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力市场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数字劳动者充分无法了解自己的市场价值，削弱了数字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数字劳动者在获得知识方面存在着知识不对称的问题。数字资本家通常掌握着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拥有更好的教育和培训机会，从而获得了更多的技能和知识。这些往往是数字劳动者所缺乏的，使得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技能和知识，难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数字劳动的时间不确定性是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劳动的另一个问题。数字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但同时也很难规划和掌控。数字劳动者需要在不同时区、不同工作环境以及不同任务之间来回切换，从而导致了数字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稳定，很难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值得补充的是，数字劳动群体必然处于“边缘化”地位。他们既不像传统上受雇的员工那样拥有清晰的身份和地位，也不像典型的自由职业者那样拥有较高的技能与地位。这样就使得数字劳动者的权益难以在现有的社会与法律框架下得到有效认可与落实，进一步加剧了数字劳工在数字经济中的边缘化，其价值创造难以变现为公平报酬。

---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192.



## 二、假象：流通创造价值

所谓的“流通创造价值”的假象是指在资本主义市场中，流通环节给人一种好像它在创造价值的错觉。尽管流通环节的交易和价格变动可能使商品的价格上升或下降，但这些变动并没有改变商品的价值本质。这种错觉便是源于市场交易中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资本家在流通环节所获取的利润，源于对价值来源的误解。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以流通为媒介”，“以在商品市场上购买劳动力为条件”。<sup>①</sup>价值的来源是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而非流通领域。生产是流通的基础，商品的生产离不开流通过程的支撑。流通只是商品价值的一个环节，目的是价值的实现，它可以影响价格，但不会创造价值。流通过程主要涉及商品的买卖、货币转换等交换过程，价值实际上是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但其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换句话说，流通过程可以促使价值在不同的商品和货币之间转移，但并不会直接产生价值。流通环节中的利润来源于生产环节中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减去劳动力的价值（即工人的工资）。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并支付工资，从而获取剩余价值。在流通环节中，剩余价值以利润的形式体现，使得资本家在交易中实现剩余价值。流通环节虽然在商品交换、价格变动和利润实现方面发挥作用，但价值本身仍然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劳动形式与商品存在形式均发生了极大变化，劳动形式从原本的雇佣劳动形式逐渐过渡为数字劳动，商品形式也在向数字化、虚拟化的劳动产品转化，而这无疑加剧和深化了“流通生产价值”的这一假象与错觉，我们需对其进行一一剖析。

### （一）平台经济

在平台经济中，平台企业（如亚马逊、阿里巴巴等）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包括在线市场、支付系统、物流支持等）来实现利润。由于平台企业主要从流通环节中获得收益，容易让人误以为价值是在流通中产生的。在平台经济中，尽管平台企业通过流通环节实现利润，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是在流通中产生的。尼克·斯尔尼塞克在其著作《平台资本主义》中对平台经济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心在于提取一种特殊的材料——数据，而平台就是资本主义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数据的新商业模式。<sup>②</sup>平台企业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来实现利润，但这种利润并非直接来源于平台自身的生产活动，而是来自于平台上的交易和其他参与者的生产活动，是通过

---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220.

<sup>②</sup>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M].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49.

对其他参与者的剥削实现的。平台企业通过操控流通环节来获取利润，但价值的创造仍然依赖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在电商平台上，卖家通过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创造价值，而平台企业则从中抽取佣金或提供增值服务来实现利润。因此，虽然平台经济中的利润主要体现在流通环节，但价值的创造仍然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

## （二）数据价值

企业通过收集、分析和利用数据来获取竞争优势和盈利。数据的价值容易与流通环节混淆，尤其是当数据经过处理、分析和交易时，很容易让人产生“流通生产价值”的错觉。数据的价值容易与流通环节混淆的原因在于，数据在处理、分析和交易的过程中会显著增值。首先，数据处理是将原始数据转换为更有用、易于理解的信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据的价值会显著提高，因为处理过的数据能够更好地支持决策、分析等应用。数据价值的增长是由处理数据的劳动者（如数据分析师）的劳动和创造力所带来的。其次，数据分析涉及对数据进行深入研究，以发现潜在的规律、趋势和关联。这个过程可以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洞察，进而指导其战略和运营。数据分析的价值同样源于分析师的劳动和创造力，而非流通环节本身。另外，数据交易指的是在市场上购买、出售或交换数据的过程。数据交易使得数据的价值可以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转移，从而为参与者创造经济收益。交易过程中数据的价值变化实际上是由于参与者对数据的需求和供给，而非流通环节本身创造的价值。正如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一家企业会收集大量用户数据，然后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来产生有价值的信息。这种情况下，数据的价值在处理、分析过程中显著增加，可能会让人误以为这些价值是在流通环节中产生的。实际上，数据的价值创造是在收集、处理和分析的过程中完成的，这些过程都需要人的劳动。

## （三）虚拟商品和服务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虚拟商品和服务（如在线游戏、数字艺术品等）通常在数字环境中流通，其价格和价值受到波动。虽然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仍然取决于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但在数字环境中的流通过程中加剧了“流通生产价值”的假象。数字环境是一个涵盖所有与数字技术、网络、软件和硬件设备有关的组成部分的综合性概念，是指在计算机、网络、移动设备和其他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支持下产生、存储、处理、传播和交流数字信息的虚拟空间。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虚拟商品和服务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易，能够迅速完成，价格和需求波动明显。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波动和流通速度上，误以为价值是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虚拟商品和服务的流通加

剧了“流通生产价值”的假象，数字环境中的流通过程让人们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流通环节，忽略了商品和服务的实际生产过程和价值来源，忽略了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对商品价值的决定作用。

### 三、剩余价值实现问题：生产无限扩张性与消费主义

“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sup>①</sup>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基础是剥削和掠夺，目的是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然而，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和积累是通过资本循环的过程来实现的。购买阶段、生产阶段和销售阶段三个阶段紧密相连的，彼此关联，互相影响，构成了资本循环的完整过程。其中流通阶段尤为特殊，被称为“关键的跳跃”，即从生产价值跳跃到实现价值的过程，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变现，只有顺利通过这个阶段资本家才能够获取利润，资本才能实现其最终目的：剩余价值增殖和积累。

由于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和更高的生产效率，生产过程和规模不断地扩张和扩大，不断地向新的市场和领域拓展，实现资本的无限积累和扩张。这使得资本家不断寻找新的市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资本投资渠道，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更大规模的生产和更广泛的市场占有，实现更广泛的价值实现和剩余价值变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②</sup>与此同时，在这样的生产的无限扩张性的过程之中，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需要消费的支持，推动商品的流通和增加销售额，现代消费主义应运而生。消费主义是一种基于资本逻辑下生成的意识形态，认为消费是人类生活的核心和最重要的目标的观念和信仰，强调个人的物质享受和个人的满足感，将消费视为快乐、满足和自我实现的来源，同时将物质财富视为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无限扩张性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相互依存，相互矛盾，共同促进了价值的增殖和积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张性必将导致生产和商品的过剩，即使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催化下，也难以容纳这些过剩的产品，促使了资本主义形成更大、更广泛、更深刻的相对过剩危机。在数字经济时代，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下，生产的无限扩张性与消费主义意识内涵愈加深化，资本与危机的积累规模变得更加广阔。

#### （一）生产的无限扩张性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得到了数字化和自动化的支持，原

---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679.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人民出版社.2014:31.

有的“生产的无限扩张性”将“数字化过程”也纳入其自身范畴之中，从而得到了深化。也就是说，在数字资本主义下，任何生产形式都呈现出无限扩张性。数字拜物教将数字技术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鼓励无休止地追求技术进步。一方面，只有在生产过程之中，所谓的“技术进步”才有可能发生，技术才能够得到验证、应用和完善。另一方面，在资本逻辑统治之下，实现最大程度利润、尽可能地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是数字资本的唯一核心准则。这必然迫使数字资本平台和数字资本家尽一切可能性提高生产力，不断创新和扩大生产，只有这样这个准则才能得到了延续和强化。

第一，在“生产的无限扩张”的过程之中必然导致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任何产品的生产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依赖于自然资源和人类劳动力，无论这个产品是客观存在，还是以数字信息形式存在的。正如数字生产需要使用大量的数字技术和设备，如服务器、网络设备、智能终端等，这些设备的制造、运营和维护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电能和材料，无限度的生产与建设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破坏。

第二，数字生产所依赖的产业链非常复杂，包括硬件制造、软件开发、互联网服务等多个环节，其中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能源。资源和能源的采集、加工和运输等过程涉及到许多国家和地区，这无疑加剧了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数字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具有短寿命和更新速度快的特点，从而形成不断地丢弃旧产品，购买新产品的消费习惯。快速的更新速度必然生产过程更加频繁，资源的消耗也更加剧烈。

第三，数字生产的无限扩张性意味着数据的无限采集、存储和利用，导致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遭到滥用和侵犯。随着数字技术和物联网的发展，各种设备和传感器可以采集大量的个人数据，包括住址、偏好以及消费行为。企业和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来分析和预测个人的行为和喜好，从而更好地推销产品、制定政策等等，如果这些数据被滥用或者泄露，就会导致个人隐私的侵犯。再说，数据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流通和交换，必然增加了个人数据泄露的风险。一旦个人数据被不法分子所获取，就有被用于网络诈骗、收取垃圾信息或骚扰电话等事件发生的概率。

第四，数字生产的无限扩张性还会加剧人们的精神生活贫困和文化同质化。数字生产的无限扩张性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数字世界中获得丰富多样的消费体验，但是这种消费体验往往是虚拟的和短暂的。过度沉迷于数字世界，会导致精神生活贫困，使人们失去自我认同感和个性化的价值观，缺乏真正的情感和体验。数字生产的无限扩张性使人们沉迷于数字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沉浸于狂轰滥炸的信息之海，从而忽略了现实世界的重要性。在数字世界中，还会形成一种虚拟的社交圈子和生活方式，导致自我与现实世界

脱节，从而引发精神生活贫困和文化同质化。

## （二）数字消费主义

### 1.消费主义与数字消费主义之间的关系

消费主义是一种以消费为中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消费来满足个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同时将消费视为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标志。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使得人们可以方便地通过互联网和移动设备进行各种消费活动，人们开始追求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可以说，数字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在数字时代的延伸和升级，其底层运行逻辑完全符合数字资本无限增殖的目的，为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共谋以追求“更大规模、更高效率攫取剩余价值提供了更发达的生产力手段”。<sup>①</sup>它沿袭了消费主义的核心思想，即通过消费来获得快乐和幸福感，并利用数字技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和便利，从而推动了消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数字消费主义通过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将消费的形式从传统的实体消费转变为数字化消费，也就是说，消费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例如，数字娱乐、在线购物、数字支付等消费形式，成为了数字消费主义的典型表现。传统消费主义更加注重实体产品和服务对人们生活的满足。数字消费主义强调数字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和满足，强调数字产品和服务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另外，数字消费主义还加速了文化消费的商业化和商品化。文化产品的商业化让文化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一种商品，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营销成为了企业获取利润的新领域。例如音乐、电影、游戏等文化产品，都成为了数字消费主义的典型消费形式。“为了掌握流量密码、捕捉消费噱头，各大数字平台疯狂制造庸俗化、廉价化、快餐化的消费文化景观，努力迎合消费大众的视觉快感和猎奇心理”。<sup>②</sup>文化产品内容的生产和营销过程中采用“流量为王”的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品低俗化，缺乏创造性。“流量审美解构了传统的美学标准，不再是崇高性的内在美学，而是成为表层化的情绪体验，长此以往将造成人们普遍化的精神审美缺席和艺术审美降级”。<sup>③</sup>

### 2.数字消费主义与资本积累

第一，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数字技术的应用为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提升，特别是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为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和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和剩余价值的实现。

---

<sup>①</sup>吴欢.数字资本论析:结构特征与运动路径[J].经济学家,2021(03):44-51.

<sup>②</sup>马超.数字消费主义的逻辑生成及其批判性考察[J].思想教育研究,2023(02):76-82.

<sup>③</sup>马超.数字消费主义的逻辑生成及其批判性考察[J].思想教育研究,2023(02):76-82.

第二，数字消费带来的市场需求。数字消费主义带来了更多的消费需求 and 市场需求，加速了商品和服务的差异化和个性化。这就使得企业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更多的高附加值和高利润的产品和服务，增加了企业的收益空间。此外，数字消费主义还促进了商业模式的创新和转型，使得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来拓展市场和增加销售额，从而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和剩余价值的实现。

第三，数据资本的重要性。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数据成为了企业获取利润的重要资源。数据资本的重要性让企业更加关注数据的收集、整合和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消费者需求、行为和趋势，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同时，数据资本的积累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也成为了企业获取利润的重要手段。从而提高了数据资本的积累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数据资本的重要性也促进了数据经济的发展。在数据经济中，数据成为了一个新的生产要素，数据资本的价值不断提升。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数据产生的速度和量也不断增加，数据在经济中的作用和价值愈发重要。

第四，数字化平台的形成。数字消费主义的推动加速了数字化平台的形成。数字化平台是数字消费主义推动的产物。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建设平台，整合各个领域的供应和需求，实现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收益。数字化平台的特点包括可扩展性、高效性、灵活性和低成本。通过数字化平台，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分析，更好地把握市场需求和消费者趋势，通过实现消费者更具个性化和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获取竞争力，为企业创造了更大的剩余价值和资本的积累。

### **3.数字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第一，消费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数字消费主义的推动加速了消费的过度，消费者在不断地购买和消费产品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浪费和无效消费。浪费也是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追求最大化利润，采取无限制的生产和供应策略，通过消费的过度来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通过生产和销售商品实现利润。为了提高利润，企业不断追求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加剧了过度生产和供应的情况。消费者也在通过消费来实现个人满足和价值认同，追求更多的消费体验和品质，导致了过度消费和浪费的问题。过度的消费会导致企业对市场需求的错误估计，进而过度的生产和供给。当消费过剩导致供给过剩时，即生产总供给的限度远超社会总消费的限度。简单来说，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们手中没有钱了，“消费过剩”变成了“消费萎缩”。巨大的生产过剩、无法回笼的资金，必然使得企业的利润受到冲击，进而导致企业大规模倒闭和工人的失业，从而引发经济危机的爆发。

第二，数字产业泡沫。数字消费主义的推动加速了数字产业的快速发展，数字产业的不断扩张，也让一些企业进入了数字产业泡沫，导致产业过度膨胀，最终引发经济危机的爆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追求最大化利润，通过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来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而数字产业的快速发展，让一些企业进入数字产业泡沫，不断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追求更高的利润和更大的市场份额。数字消费主义加速了数字产业的快速发展，企业开始疯狂涌入数字产业领域。这种过度扩张的生产和销售策略从而数字产业泡沫的形成。一旦没有他们提供的产品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可，数字产业泡沫破灭时，企业的股价和市值将雪崩式下降，导致企业的倒闭和失业的上升，进而引发经济危机的爆发。

第三，数字消费主义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数字消费主义的推动也使得许多实体产业失去市场份额，一些传统实体产业的市场份额被数字化产业所取代。首先，是对实体零售业造成挤压。电商、移动支付、社交媒体等数字化渠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网购，而不是前往实体店面。对于实体店面而言，需要支付租金、人工、库存管理等高昂的成本，而在线商家则可以免除或降低这些费用以此降低成本，产品价格相比于实体店面会更便宜，更具竞争力，从而吸引消费者。实体零售业的利润率不断下降，生存压力不断增加。其次，是对实体服务业造成挤压。在线服务、自动化设备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消费者会选择在线订餐、在线购票、自助结账等服务，而不是前往实体服务场所。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会大幅度减少，不得不采取裁员等措施来降低成本。最后，互联网巨头的垄断效应不断加剧，数字消费的市场集中度也越来越高，使得互联网公司掌握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从而对实体经济造成更大的挤压。例如，数字音乐、数字出版、在线娱乐等数字化产业的发展，让传统音乐、出版、娱乐等实体产业面临了巨大的市场挑战和竞争。而实体经济的疲软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不稳定和不健康，埋下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第四，数字产业成为了资本家获取利润的新领域。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平台的发展，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商机和收益空间，这些机会往往由少数资本家所掌握。同时，由于数字消费主义的推动，富人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而普通工人和消费者往往无法跟随这种消费升级。马克思认为，与资本积累与相适应的是贫困的积累，结果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sup>①</sup>当贫富差距过大

---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708.

时，由于无节制生产与社会真实需求的供需失衡，由于贫困人口无力消费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无法满足其基本需求，市场呈现相对生产过剩的状态，经济危机爆发，并且引发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局面。

## 四、数字劳动异化

数字劳动与数字拜物教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数字劳动是数字拜物教的重要支撑和来源，没有大量的数字劳动者在各个领域生产、传播、消费和分享数据，就没有数据堆积和数据流通，就没有数据主义和数据神话。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数字劳动已经被整合到实际的生产运作中，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生产关系支配下，难逃走向异化的命运。

### （一）数字劳动过程的异化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是指劳动者失去了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其他人的联系和掌控、与其他劳动者、与自然世界和社会的关系疏离和扭曲。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sup>①</sup>可以说，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通过劳动人类可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目标。劳动与人的身份认同和幸福感是紧密联系的，只有在能够获得满足感和归属感的劳动中，人才能真正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目标。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制度，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失去了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劳动产品被资本家占有和支配。“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sup>②</sup>劳动变成了一种外部强加给工人的压迫性活动。他们的劳动变成了资本家的资本积累的手段，工人只是为资本家创造利润的工具。“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sup>③</sup>

发展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环境。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减少成本，而不是为了提高数字劳工的福利和权利，工人成为生产过程中的被动参与者，而非主动参与者。在数字化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掌控和管理工作，而是要接受计算机程序和算法的指令和控制，执行机械化的任务。劳动者们对于自身工作的掌控和支配程度下降，对于自己生产产品

---

<sup>①</sup>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14:89.

<sup>②</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640.

<sup>③</sup>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14:53.



的认同感减弱。数字劳工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参与生产过程，而是成为了被机器所替代的一部分。相较于传统形式的工作，数字劳动过程更加抽象和复杂，更加依赖远程协调。数字劳工者无法感受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也难以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其次，数字化使得工作流程被系统化和标准化，工作内容变得机械化和重复化。由于工作的社会化和机械化，工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受到压迫与限制，工人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更加抽象化和异化，工人失去了对自己工作的控制权和认同感，结果是与工作过程的疏离感。“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sup>①</sup>这种感觉常常被体验为一种迷失或困惑，会感到自己只是一个生产过程中的机器零件，而不是一个具有独特能力和知识的人。在此劳动过程中，数字劳动者将“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与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sup>②</sup>

数字化技术应用会不断加剧数字劳动过程的异化，进一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和剥削。在数字化的劳动过程中，数字劳工无法控制生产资料、不拥有其劳动产品、无法掌控劳动过程以及无法掌握生产商品的分配权力，使得资本家更加容易对劳动力进行精准掌控和管理，从而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资本家能够更加精确地评估和操纵劳动者的工作质量和生产效率，从而加强了数字资本家对数字劳动者的控制和剥削。此外，数字劳动过程的异化还导致了全球化劳动分工的加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被迫承担低薪、低技能的劳动工作，从而加剧他们的剥削和贫困。

## （二）数字劳动产品的异化

第一，数字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抽象化和物化，劳动者与产品和劳动过程的实质性关系断裂。一方面，是数字劳动抽象化的生产过程。相较于传统的物质生产，数字劳动产品是以数据、代码和算法的形式存在的，具有高度抽象性。数字劳动者在生产数字劳动产品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各种计算机程序和数字工具，对数据进行输入、处理和输出。生产过程的抽象性导致数字劳动者无法直接掌控产品的生产过程，也无法直接感受到产品的存在和实际效果。抽象化的生产过程使得数字劳动者与产品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疏离和远离。另一方面，是数字劳动产品生产过程的物化。数字劳动产品是以服务、数据集或平台的形式存在的，无法直接触摸和感知。数字劳动者在生产数字劳动产品的过程中，无法直接接触和掌控这些产品，只能通过计算机和其他数字工具来参与到生产

---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159.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159.

过程中。数字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使得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变成了产品，劳动者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决策权，也无法将自己的劳动直接与产品的效果联系起来。

第二，数字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使得数字劳动者无法自主地决策和控制自己的工作，也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导致数字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自我异化感。数字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由预设的程序和算法控制，数字劳动者需要按照规定的流程和程序进行操作，无法自主决策和控制自己的工作。这种缺乏自主性的流程使得数字劳动者很难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导致数字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无力感和无效感。另外，在数字化生产过程中，数字劳动者需要执行机械性的和重复性的操作，无法发挥个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使得数字劳动者很难获得创新性的成果和个人的成就感，导致数字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无聊感和失落感。缺乏自主性和创造力的流程，最终导致数字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自我异化感。自我异化，即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失去了对自己的认同和控制感，产生了对自己工作成果的陌生和疏离。数字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使得劳动者无法从工作中获得自我认同感和成就感，从而对自己的自我潜力和创造力产生了怀疑感，甚至对其本身的自我价值产生了怀疑与不满。

第三，数字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使得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和疏远，数字劳动者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和抽象化，从而导致数字劳动者对社会产生异化感。数字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由预设的程序和算法控制，劳动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将变得冷漠和疏远。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像机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外，数字劳动者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和抽象化，数字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在虚拟世界中进行的，劳动者与自然世界和社会的联系被进一步削弱。数字劳动者只关注自己的工作流程和任务完成情况，而忽略了自己的工作对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数字劳动者对社会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模糊和抽象，而不是具体且实际的。这种抽象化的联系使得数字劳动者对社会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变得很低，会觉得感到自己的工作仅仅是为了赚钱而存在，而非为了实现自己的责任与价值，从而导致数字劳动者对社会产生了异化感。

### （三）数字劳动者与社会之间的异化

#### 1. 技术的透明化

数字技术使得劳动过程透明化，数字劳工的工作变得可监测和可控制，导致数字劳动者丧失了隐私和自主性。一方面，数字劳动异化加剧了技术的透明化。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使得生产过程变得更加分散和复杂，使得管理者难以有效地掌控和管理生产过

程。因此，数字技术的透明化成为了管理者加强对劳动者的监测和控制的重要手段。通过数字技术的监测和控制，管理者可以随时了解劳动者的工作状态和生产效率，更加精确地控制生产过程，从而加剧了劳动者的异化，使得劳动者的工作失去了自主性和创造性。其次，技术的透明化加剧了数字劳动异化。技术的透明化使得生产过程变得透明化和可控制，导致劳动者的工作变得更加规范和标准化。这种规范和标准化使得劳动者失去了对生产过程的掌控和参与感，从而加剧了数字劳动的异化。此外，技术的透明化使得数字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忽视和低估，导致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参与感和认同感进一步降低，劳动者的异化也进一步加深。

## **2.数字劳动的灵活性**

数字劳动使得工作的边界变得模糊，数字劳动者时刻准备应对工作的变化，导致数字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之间的界限模糊。数字劳动的灵活性使得工作的边界变得模糊，数字劳动者需要随时准备应对工作的变化。这种变化涉及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等方面，甚至导致数字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内被迫处理工作事务，削弱了数字劳动者与工作之间的界限。数字劳动者会感到自己的生活被工作所占据，从而加深了数字劳动者的异化和剥夺。由于工作边界的模糊，数字劳动者需要在家中或者其他非工作场所完成工作。数字劳动者会减少或失去与同事和客户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而被数字化系统所隔离，导致社交和人际关系的疏远和失落。

## **3.未来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感**

技术和市场的快速变化需要数字劳动者不断适应和学习新的技术和技能，才能保持竞争力和就业稳定性。不断变化的工作内容和要求使得数字劳工对自己未来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感增加。由于数字劳动的异化，工作内容和任务变得单一和机械化，缺乏挑战和多样性。并且，这样的工作内容使得劳动者更容易失去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对未来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感。数字化劳动的发展也使得工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变得不确定。由于技术和市场的快速变化，数字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很可能被取代或者消失，再次加剧了数字劳工对未来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感。



## 第六章 消解数字拜物教的理论根基和基本思路

### 一、消解数字拜物教的理论根基

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核心，意味着它不仅是一种经济体系，更是一种社会体系。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不断加剧，“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过程也在增长”。<sup>①</sup>资本生产的目的是获利，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核心矛盾则是生产与分配之间的矛盾。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导致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资本的内在矛盾和生产关系的不平等则限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限度，使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中，无法为生产力的全面发开展辟道路。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是资本逻辑的真正限制所在。“资本的创造文明的‘积极本质’与价值增殖的‘消极片面性’之间，即资本追求全面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与资本自身限制生产力全面发展的局限性、狭隘性与对抗性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sup>②</sup>

在数字资本主导的时代，数字资本逻辑运用智能化技术的手段追逐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营造一种数字技术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数字拜物教”。然而，数字拜物教的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试图用技术手段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危机矛盾，显然是徒劳无功的，只能暂时缓解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sup>③</sup>无止境的生产和积累剩余价值，是由数字资本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本质规律所决定的。数字资本家掌握生产要素和核心数据资源，处于价值分配的核心位置，而数字劳工处于底层地位，这也反映出数字资本主义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sup>④</sup>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规模的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内在趋势必然使得生产劳动向社会化发展转变。资本家凭借投资、组织社会资本和社会劳动力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独占生产过程中劳动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

<sup>①</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294.

<sup>②</sup>郗戈.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55.

<sup>③</sup>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2009:278.

<sup>④</sup>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2009:278-279.

资本家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和控制生产不断推进数字化、平台化和算法化，不断革新和改变生产方式，但这些变革本身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与资本逐利的本性产生冲突。当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时，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巨大阻碍，造成生产和社会的巨大混乱——这些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它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向崩溃，并“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sup>①</sup>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统治阶级的覆灭具有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发展和阶级斗争的结果必然超越现有的资本逻辑和生产关系，彼时资本的任何统治形式及其意识形态都将一同消解。

## 二、消解数字拜物教的基本思路

### （一）回归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定义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是基于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即人是一种具有社会性和创造性的物种，其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被异化和剥夺，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劳动不仅是人类满足物质需求的手段，也是人们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的途径。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将自己知识和技能投入到生产活动，充分发挥自我主观创造性，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和目标，实现对自我的认识 and 追求，使人们意识到生活不仅仅是消费和追求物质享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被剥夺了对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的控制权，成为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对象。他们的劳动变成了一种被迫、单调、无趣、无意义的活动，劳动产品变成了一种异化于他们、统治他们、反对他们的力量。只有在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才能将成为生产活动的主体和参与者，通过劳动实现自己的人格和才能的发展，劳动才能将恢复其作为人类本质活动的地位和意义。

其次，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②</sup>人的发展和实现需要与其他人建立联系和合作。消解数字拜物教应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促进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建立真实、深入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沉浸在虚拟世界和数字产品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商品化和货币化，以利益为纽带，以竞争为原则，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

---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人民出版社,1995:391.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501.

向，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冷漠、敌对、剥削、压迫、对抗。在数字时代下，这种关系更加表现为人们对数字技术和产品的过度依赖和沉迷，以及对现实社会的逃避和疏离。人们通过网络、手机、电脑等设备，与虚拟世界和数字产品建立了一种表面上的联系，但却忽视了与真实世界和真实人际的交流和互动，使人们失去了对自己和他人的认识和尊重，失去了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和担当，失去了对生活 and 未来的热情和信心。

最后，自由发展是人的基本需求。人应该自由发展，实现全面的、自由的个性发展。消解数字拜物教需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提倡人们在各个方面都能自由地发挥潜能，而不是被数字技术和产品所束缚。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剥夺的深刻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和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利润为目的，以竞争为手段，以私有制为基础，导致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劳动者和劳动产品、劳动者和劳动条件、劳动者和劳动过程、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等等各种矛盾和冲突。这使得人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控制权和选择权，失去了对自己能力和潜力的开发和利用，失去了对自己价值和目标的认识和追求，失去了对自己个性和特征的表达和尊重。因此，要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差别，必须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以生产力发展为目标、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为原则、以促进社会进步为方向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各种束缚和压迫，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劳动者才能将享受到劳动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富足，通过劳动实现自己的人格和才能的发展，人的自由发展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目标。

## （二）意识形态批判与斗争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他认为社会通过技术消除了人们对现存秩序的质疑和反抗，使人们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即“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想像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sup>①</sup>在单向度社会中，意识形态不再是一种虚假意识，而是一种真实意识，即一种符合现实并被现实所验证的意识。要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与斗争，就不能仅仅依靠事实和逻辑，还要运用“否定性的思维方式”。<sup>②</sup>

第一，对数字技术和产品的本质和功能进行质疑和反思，它不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和载体，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具和象征，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利益和价值取向。

---

<sup>①</sup>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

<sup>②</sup>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56.

数字技术和产品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具有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的，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我们要警惕数字技术和产品所带来的虚假需求、虚假满足、虚假自由、虚假幸福等现象，避免陷入数字拜物教的迷惑和诱惑。

第二，对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进行揭露和批判，揭示其背后的剥削和  
不公，以及其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的危害。数字经济并不是一种更高级、更公平、  
更民主的经济形式，而是一种更加复杂、更加隐蔽、更加有效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它  
通过技术和算法的优化，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向极致，最大限度地挖掘剩余价值和扩  
张市场领域，最大程度地控制社会资源。数字经济必然引发各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  
数字鸿沟、数字剥削、数字监控、数字垄断——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也必然造成的  
各种危机和问题——社会分化、文化同质化、隐私泄露、信息安全、环境污染等。

第三，对数字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进行批判和反抗，揭示其对人类精神世  
界的贫乏化和单向化。数字文化并不是一种更开放、更多元、更创新的文化形式，而是  
一种更封闭、更单一、更机械的文化形式。它通过技术和算法的优化，将人类文化生活  
简化为数据和符号，将人类文化创造简化为复制和模仿。我们要警惕数字文化所带来的  
各种负面影响——思维僵化、创造力缺失、知识碎片化、情感冷漠化，积极寻求与之对  
抗和超越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力量。

### （三）重塑数字劳动价值主体性

在当前的数字经济中，数字劳动者的价值主体性受到了挑战和限制。一方面，数字  
经济中的平台企业通过技术和算法的优化，削弱了数字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和劳动权益，  
导致数字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且劳动时间较长；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和网络平  
台的高度分工化和标准化，使得数字劳动者的工作越来越单一化和标准化，难以发挥创  
造力和创新性，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价值主体性。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  
来看，数字劳动者的价值主体性问题是数字经济中典型的剩余价值挖掘问题。数字平台  
企业通过技术和算法的优化，将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挖掘剩余价  
值。数字劳动者成为了数字经济中的无产阶级，他们的劳动力被资本家所占有和控制，  
而他们所创造的价值与自身得到的报酬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

数字劳动者的价值主体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善。从个人层面来看，要提高  
数字劳动者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提升能力，增强他们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和  
信心；要引导数字劳动者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认识到自己不仅是数字平台企业



提供服务或完成任务的工具或对象，而是具有独立人格和主体性的人；要培养数字劳动者的终身学习意识和能力，鼓励他们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新方法，适应并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和趋势；要激发数字劳动者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鼓励他们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提高自己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从社会层面来看，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有序、可持续的数字经济秩序，保障数字劳动者在数字经济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要加强对数字平台企业的监管和规范，防止其滥用市场优势和技术手段，压榨和剥削数字劳动者；要完善对数字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保障他们在收入、工时、休息、健康、安全等方面得到合理的保障和补偿；要支持和鼓励数字劳动者组织起来，形成有效的集体代表和议价机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 （四）消解数字拜物教的基本方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要抵制和警惕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则，以人民为中心，以创新为动力，以协调为保障，以开放为条件，以共享为目的，全面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和发展、文化建设和传播、社会管理和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工作，使数字技术和产品成为人的自由发展的有益条件和手段，而不是有害的障碍和威胁，具体方略如下：

第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人民的共同信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评价数字技术和产品的发展和影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导和规范数字技术和产品的使用和管理。要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宣传活动，利用各种形式和渠道，向人民群众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略等内容，使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正确立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抵制和排斥数字拜物教等错误思潮。

第二，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实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取向；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国家层面的价值取向；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社会层面的价

值取向；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实践活动，利用各种形式和渠道，向人民群众宣传和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意义，使人民群众认同和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遵循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制和克服数字拜物教等错误价值观。

第三，要加强科学技术创新和发展，推动数字技术和产品的健康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重要力量。要广泛开展科学技术创新和发展活动，利用各种形式和渠道，加强数字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和应用，提高数字技术和产品的质量 and 效率，扩大数字技术和产品的覆盖和普及，解决数字技术和产品的问题和难题，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要坚持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坚持科学技术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制，坚持科学技术的安全防范和风险控制，坚持科学技术的公平分配和合理利用，使数字技术和产品成为促进人类福祉、保障国家安全、实现社会公益、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文化交流的工具和平台。

第四，要加强文化建设和传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化建设和传播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时代精神为内涵，以创新为动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广泛开展文化建设和传播活动，利用各种形式和渠道，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创新主义等优秀品格，弘扬中华民族的忠诚、孝顺、仁爱、礼仪、廉洁、敬业等优秀美德，弘扬中华民族的团结互助、自强不息、勤劳节俭、开放包容等优秀风尚。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产品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内容，使人民群众接受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增强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抵制和反对数字拜物教等错误文化。

第五，要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社会管理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重要手段，社会服务是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期待的重要内容。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法治为基础，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坚持以协调为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广泛开展社会管理和服务活动，利用各种形式和渠道，加强对数字技术和产品的监督和管理，防止数字技术和产品的滥用和误用，打击数字技术和产品的违法和犯罪行为，保护数字技术和产品的知识产权和用户隐私，维护数字技术和产品的安全和稳定。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产品来提供社会管理和服务，如政务服务、公共安全、医疗卫生、教

育培训、就业创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文化娱乐等方面，使人民群众享受到数字技术和产品带来的便利和福利，增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第六，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途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合作共赢为理念，坚持以开放包容为态度，坚持以互利互惠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南南合作、多边机制等国际合作平台。要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利用各种形式和渠道，加强与各国在数字技术和产品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分享数字技术和产品的发展经验和成果，促进数字技术和产品的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和遵守，解决数字技术和产品所涉及的国际争端和问题。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产品来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如跨境电商、网络教育、远程医疗、文化旅游、科学研究等方面，使各国人民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增强相互尊重和支持，增进相互学习和借鉴。

## 参考文献：

- [1]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22)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EB/OL].[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t20221207\\_412453.htm](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t20221207_412453.htm).2022.
- [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23)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EB/OL].[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2023.
- [3]Marketsandmarke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rket by Component, Technology(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 Analytics, Mobility & Social Media Management, Cybersecurity, AI),Deployment Mode, Organization Size, Business Function, Vertical and Region-Global Forecast to 2027[EB/OL].<https://www.marketsandmarkets.com/Market-Reports/digital-transformation-market-43010479.html>.2023.
- [4]Schiller, Daniel. Digital Capitalism: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M]. Cambridge, MIT Press.2000:16.
- [5]Smythe, Dallas W.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J].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1981:230-256.
- [6]Terranova, Tiziana.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M]. Pluto Press,2004:74.
- [7]Terranova, Tiziana.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M]. Pluto Press,2004:74-75.
- [8]Terranova, Tiziana.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M]. Pluto Press,2004:73.
- [9]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290.
- [10]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292.
- [11]Castells, Manuel. The network societ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M]. Londres:Edward Elgar,2004:7.
- [12]Kücklich, Julian. Precarious playbour: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J].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5(1),2005:1-5.
- [13]Fisher, Mark.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M]. Zero Books,2009:2.
- [14]Fisher, Mark.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M]. Zero Books,2009:16.
- [15]Fisher, Eran, and Christian Fuchs. Reconsidering Value and Labour in the Digital Age[M]. Palgrave Macmillan,2015:67.
- [16]Fisher, Eran, and Christian Fuchs. Reconsidering Value and Labour in the Digital Age[M]. Palgrave Macmillan,2015:67.
- [17]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Routledge,2014:91.
- [18]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Routledge,2014:346.
- [19]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Routledge,2014:280.

- [20]周延云,闫秀荣.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68.
- [21]刘璐璐.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劳动与数据资本化——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为线索[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4):404-411.
- [22]谢芳芳,燕连福.数字劳动内涵探析——基于与受众劳动、非物质劳动、物质劳动的关系[J].教学与研究,2017(12):84-92.
- [23]谢芳芳,燕连福.福克斯数字劳动概念探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02):113-120.
- [24]韩文龙,刘璐.数字劳动过程及其四种表现形式[J].财经科学,2020(01):67-79.
- [25]刘海霞.数字劳动异化——对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阐释[J].理论月刊,2020(12):14-22.
- [26]黄再胜.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阐释[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15(06):5-11.
- [27]孟飞,程榕.如何理解数字劳动、数字剥削、数字资本?——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J].教学与研究,2021(01):67-80.
- [28]刘皓琰.信息产品与平台经济中的非雇佣剥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03):67-75+160.
- [29]刘皓琰.信息产品与平台经济中的非雇佣剥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03):67-75+160.
- [30]韩文龙.平台经济全球化的资本逻辑及其批判与超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06):134-145.
- [31]韩文龙,刘璐.数字劳动过程及其四种表现形式[J].财经科学,2020(01):67-79.
- [32]王姝楠,张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中的数字商品二因素[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0,41(03):1-8.
- [33]吴欢,卢黎歌.数字劳动、数字商品价值及其价格形成机制——大数据社会条件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解释[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03):310-316.
- [34]乔晓楠,郝艳萍.数字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塑——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19(05):5-15+113.
- [35]孟飞,程榕.如何理解数字劳动、数字剥削、数字资本?——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J].教学与研究,2021(01):67-80.
- [36]魏旭.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价值生产、度量与分配——对“价值规律失效论”的批判[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2):50-61,151-152.
- [37]赵泽林,张建宇.数据与资本:资本主义的新动向及其批判性分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05):103-111.
- [38]孙蚌珠,石先梅.数字经济劳资结合形式与劳资关系[J].上海经济研究,2021(05):25-35.
- [39]成龙,王楠.数字异化:表象、根源及其破解途径[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22,22(06):1-11.
- [40]蓝江.数字异化与一般数据: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序曲[J].山东社会科学,2017(08):5-13.

- [41]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哲学研究,2018(03):26-33+128.
- [42]蓝江.从物化到数字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理论[J].社会科学,2018(11):105-114.
- [43]聂阳.马克思资本批判视域下的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扬弃[J].理论探索,2022(01):47-53.
- [44]刘皓琰.信息产品与平台经济中的非雇佣剥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03):67-75+160.
- [45]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20,35(06):113-135.
- [46]刘伟杰,周绍东.非雇佣数字劳动与“数字化个体”——数字经济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及启示[J].西部论坛,2021,31(05):34-45.
- [4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778.
- [48]Lazzarato, Maurizio. Immaterial labor[J].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1996:133-47.
- [49]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M].Univ Of Minnesota Press,1994:10.
- [50]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86.
- [51]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109.
- [52]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108.
- [53]Hardt,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 The Penguin Press,2004:114.
- [54]Dyer Witheford, Nick, and Greig De Peuter. Games of Empire: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M]. U of Minnesota Press,2009:4.
- [55]Dyer Witheford, Nick, and Greig De Peuter. Games of Empire: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M]. U of Minnesota Press,2009:5.
- [56]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Routledge,2014:268.
- [5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人民出版社,2004:248.
- [5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9:46.
- [5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人民出版社,1995:527.
- [60]Stigler, George J.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9.3,1961:213-225.
- [61]Schroyer, Trent.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J]. Telos 1974(19),1974:162-176.
- [62]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Routledge[M],2014:156-157.
- [6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2009:582.

- [64]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Routledge,2014:277.
- [65]谭艳玲.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D].吉林大学学位论文(博士),2021.
- [66]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Routledge,2014:346.
- [67]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243.
- [6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584.
- [69]ILO.The Role of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in Transforming the World of Work[EB/OL].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eso/2021/WCMS\\_771672/lang--en/index.htm](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eso/2021/WCMS_771672/lang--en/index.htm).2021.
- [70]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8-29.
- [71]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Jenaer Realphilosophie II.” Werke in 20 Bänden. Band 3:Frühe Schriften II[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70:54.
- [7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202.
- [7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12.
- [7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801.
- [7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人民出版社,2014:32.
- [7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578.
- [77]刘荣军.数字经济的经济哲学之维[J].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17,34(4):97-100.
- [78]什么是生产力?[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80(Z1):93-95.
- [79]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995.
- [8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12.
- [81]IRving Goh. The Reject Community, Politics, and Religion after the Subject[M],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5:33.
- [8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89.
- [83]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M].中信出版社,2017:331.
- [8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54.
- [8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49.
- [8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54.
- [87]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18:44.
- [8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2009:528-529.
- [8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244.

- [90]刘皓琰.新帝国主义的数字殖民——从网络族群与注意力时间谈起[J].国外理论动态,2020(03):46-54.
- [9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192.
- [9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220.
- [93]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M].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49.
- [9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679.
- [9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人民出版社.2014:31.
- [96]吴欢.数字资本论析:结构特征与运动路径[J].经济学家,2021(03):44-51.
- [97]马超.数字消费主义的逻辑生成及其批判性考察[J].思想教育研究,2023(02):76-82.
- [9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708.
- [9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14:89.
- [10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640.
- [10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14:53.
- [10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159.
- [10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294.
- [104]郗戈.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55.
- [10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2009:278.
- [10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2009:278-279.
- [10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人民出版社,1995:391.
- [10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501.
- [109]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
- [110]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56.





天津师范大学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勤奮嚴謹 自樹樹人